增補文獻備考

二十三

共五十一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十一

弘文館 纂輯 校正

兵考[三]

宿衛

新羅眞平王始置侍衛府大監

高麗成宗元年遵太祖舊法減定侍衛數

正匡崔承老言我朝侍衛軍卒在太祖時但充侍衛宮城其數不多及光宗信讒誅責將相自生疑惑簡選州郡有風彩者入侍時議以爲繁而無益至景宗朝雖稍減削洎于今時其數尙多宜遵太祖之法但留驍勇者餘悉罷遣則人無嗟怨國有儲積從之

顯宗十年禮司奏請禁衛士春月擐鐵甲從之

毅宗二十一年屯府兵于闕庭以備不測於是置內巡檢選取驍勇者分爲兩番常着紫衣持弓劒分立仗外夜則巡警達曙

明宗五年因西征衛卒乏少加發四百人皆持劒戟環衛毬庭號衛國抄

十一年命諸將領輪守宮門以備警衛時壽昌宮北垣投石抵御寢宿衛皆驚巡索竟不得重房請每夜一將軍領手下軍校伏宮門及諸要害處以備警急從之

補元宗時趙忭以行首宿衛江都一日乘晚入直而門已閉王聞之命從隙而入忭辭曰人臣不宜從隙而入不奉命有司以闕直劾罷

人稱其直

元宗十五年【補】忠烈王即位初 以衣冠子弟嘗從爲禿魯花者分番宿衛號曰忽赤

忠烈王八年以達達【補】韃靼 人分屬忽赤三番依中朝體例令各番三宿而代牽龍等諸宿衛亦然

【補】九年選衣冠子弟充世子府宿衛

恭愍王元年宰樞以倭賊近境慮草賊請令各司官吏一人令史一人備弓矢宿衛從之

李進修曰侍衛之於宮闕猶四支之於身體仁義識理者爲最勇敢者次之宜置四怯薛官各那演若干人不拘文武耆德其有八

上將軍十六大將軍四十二都府忽赤忠勇各四番均分屬之訓
鍊士卒嚴明器械更日侍衛禀行軍令又兼管中外帥府則其於
軍國重事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身安而事擧矣
辛禑元年令宰臣樞密皆持兵宿衛先是宰臣樞密各一人輪次入直
至是勿論番次皆令宿衛
宰樞各以伴倘宿于私第
三年命成衆愛馬勿論番次皆入直又以所乘馬置紫門以備不虞
衛士　宮門陵寺園宿將校共三百七十七軍一百十一　庫署各
處看守將校共三百十五軍一百三十一　市獄諸所點檢將校共
一百二十六軍三百四十七

補本朝 太祖壬申七月即位之夕召趙浚入臥內曰卿知漢文帝入自代邸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鎭撫南北軍之意乎因賜都統使銀印畫角彤弓五道兵馬皆委聽之

補定宗元年 太上王屢謂 上曰予之侍衛將士鎭日守直予庸愍焉盡徹之 上不得已命徹之 太上王喜曰王性純厚未嘗拂我心眞孝子也

二年作京軍官十二牌更日直宿

世宗五年兵曹言五衛都鎭撫兼總內禁衛獅子衛一應侍衛軍士而只稱五衛都鎭撫恐不便請改稱諸衛 上從之

臣謹按內禁衛獅子衛之稱在於 世宗朝而獅子衛則後無

所傳羽林衛兼司僕之設盖始於成化年間並與內禁衛而至今爲禁旅之號則抑或獅子之變而爲羽林等名歟

補 世祖元年命自今宗親一人及兼司僕兵曹官吏輪番直宿軍士直宿於思政殿行廊兵曹堂上都鎭撫直宿於勤政殿東廊○十二月以夜甚寒命兵曹量給草芚於諸門直宿軍士

三年 補 二年 鑄大鍾置思政殿前所以警宿衛也 英祖戊辰搆閣移置於景福宮西

經國大典曰 大內疊擊大鍾則入直諸衛聚會各占其方五衛立於光化門前路乃至鍾樓興仁之門衛將以下受命往領百官留本司一員外着甲冑備戎器各會朝房待命侍臣會于建春迎秋門外又出直兵曹摠府衛將部將宣傳官司僕內禁衛及訓鍊院軍器寺

留本司一員外會于光化門前待命 疊鼓亦照此例

申叔舟鍾銘序曰洪惟我 殿下念昇平日久軍政不可不嚴乃命攸司鑄大鍾置思政殿前廡以號令禁軍而整齊之我朝 太祖創業開國 太宗光紹前烈至于 世宗持盈守成以文爲治民不見兵者三十餘年矣 文宗短祚嗣王幼冲權奸擅國圖危宗社我 殿下奮英武靖夷大亂屬當中興之時首以軍政爲務提撕振勵無所不至不期年而朝野淸寧禁衛整肅北狄海寇賓服納欵其所以安不忘危思深慮遠者可謂至矣夫建大業者必勒鍾鼎以明功德玆當大器之成豈可不爲之銘以昭示於後世耶銘曰於皇我 祖奄有大東聖聖相承化理彌隆治不常安帝

乃示警大運中否邦用不靖天眷我 王勇智是錫曰奮神武以
定宗祐乃靖大亂曾不終夕惟時我 王整頓紀綱復我舊典罔
有不張安不可憑危不可忘思保中興先務于戎爰鑄大鍾懸之
禁中鼓之鏜鞈貔貅振列整整堂堂壯我鴻業山戎島夷怛威懷
德執贄獻琛扣關臣服妖氛淨盡四境無虞民樂于生魚魚于于
於皇我 王舜禹爲徒雖承先烈實創王圖克建丕績惠我東土
勒茲鉅鍾郟鄏與偶於千萬載永傳不朽

補 臣謹按輿覽云 世祖鑄大鍾初欲置思政殿前以警晨昏
後搆閣于光化門外壬辰亂閣燬鍾存 英祖戊辰搆閣以覆
之而此作置思政殿前又云戊辰移置景福宮西並欠考

補三年擇軍士能彎弓百二十斤者名曰挽强隊以爲侍衛於行幸時從兵曹之啓也

補十年命闕內省記外入宿者依擅入宮城門律論

補又　教曰自今巡廳分二所每所巡將一人監軍一人同坐點檢宣傳官兵曹鎭撫所郞廳中一人受點監軍

補睿宗元年先是人定鍾後罷漏鍾前閉闕門禁人出入而不鎖鑰至是始命闕門皆下鑰如有邊報及關係國家大事者用宣傳標信開鑰以爲例

補舊制承旨每四更詣闕待開而入夜深還家至是因南怡之死命宮門平明而開乘昏而閉人皆安之

補定闕內入直人數又立出入官員跟隨之法堂上三人堂下二人參外一人

補十月 上念直宿軍兵暴露之苦命設茇舍於迎秋門內以庇其寒

中宗元年復內禁衛舊號內禁衛原額凡一百九十人燕山乙丑改爲衛鐵衛預差爲掃狄衛至是復其號定預差爲二百五十人

七年置定虜衛屬兼司僕將一千五百人

補金安國曰我國垂統動憲三代其於酬功之典尤惓惓焉乃置忠義衛昵屬禁陛以待勳臣之裔考其宿衛之踈數勤慢而上下其祿秩夫礪帶藏盟永底于休耳雲之遠猶使不失其祿食德至厚渥矣

宣祖二十七年命訓局軍分番直宿於禁中凡有行幸以此陪衛
補 癸巳湖西賊宋儒眞等作亂京師震驚 上命領議政柳成龍入宿禁中成龍啓當此危疑之際遽命大臣入衛則恐益駭衆心 上曰卿殊不自愛獨不念武元衡之事乎
二十八年選外方驍壯置武勇衛
李恒福疏曰宿衛之士一向孤單都監三手之兵僅能成形而我國之所重者專恃武士故別聚外方閑散武士名曰武勇分爲七番此輩齎糧往來其苦萬狀所當拔其尤者量宜除職以爲興起之道且竢明兵盡撤以其餘儲定給番料造册計仕以開遷轉之路
臣謹按武勇衛之名只見於一時而不知何時減罷其後七局

補 二年李适叛賊鋒日急副提學鄭經世請令三司諸官宿衛禁中從之又因備局啓辭事定間宗親府議政府正一品忠勳府堂上全數闕內直宿宗親文武二品以上闕外直宿

補 八年設置武藝別監三十人丁丑加十人　孝宗癸巳增置爲四十人　肅宗乙卯加二十人　英祖戊辰加四十人　正祖己亥加五十人乙巳還減十人

十五年設七局出身分番直衛是年設武料於南漢以酬其扈駕守堞之勞赴擧出身者皆訓御兩營及畿輔諸郡兵於是命設局各持砲技分置禁中合爲一千三百餘人（或稱武勇廳）

孝宗辛卯減其二局戊戌又減其一　顯宗癸卯又減其一　肅宗

朝柳赫然請以砲手叅萬科者通差辛未每局各定五十合爲一百五十置別將三員以領之局出身有闕則以武藝別監出身者十人交差

崔鳴吉䟽曰今錄名幾至七千通計砲射則將不下數千是國家一朝而坐失數千精兵臣意訓營御營軍則稱爲別隊各以其技仍屬本處其餘亦別名號如羽林兼司僕之類定將統率分番侍衛而但此時國儲方乏給料一事未可遽議先令量定朔數自備粮宿衛一巡後始依內三廳例給粮立番爲宜

增置武藝別監爲四十人

肅宗乙卯敎以輦下精兵其數甚少加設二十　英祖戊辰加設四十以充百額

補 二十一年兵曹判書李時白以踐更卒露處地上結葉爲臣使寢其中自是無凍死者

補 二十六年綾川府院君具仁垕遭母喪去官特命仍帶宿衛累辭不允

孝宗三年增置禁軍爲一千置左右別將隷本兵之長先是禁旅爲二百九十（兼司僕四十西北子弟十內禁衛四十羽林衛五十補臣謹按以小註兼司僕以下列錄者觀之合爲一百四十而此作二百九十可疑）至是 上銳意軍政抄壯增額以十人爲一領三領爲一正定將十員又爲部隊旗標以別之

顯宗丙午減定爲七百分以七番每番置一將罷左右別將單置一員以領之 肅宗壬戌設禁衛營後以本廳別將兼差中軍丙寅以

扈駕時多有掣碍命改兼差之法　英祖甲戌命分爲龍虎營仍令

兵判摠之別將治兵事

臣謹按　宣祖朝癸未李珥疏曰加設禁軍出於不得已云則

伊時亦似有增置之擧而其間存減無籍可考

補四年領中樞李敬輿箚曰宜遵法典闕內出入者幷給符信各有

定額其外雜人一切痛禁使兵曹嚴門戶之禁以復先王之制是亦

謹微之道以類而推則宮人不敢出外族屬不敢入內掖庭內外使

喚亦擇淳謹無言者各守其職

七年置別軍職先時　上駐駕瀋邸陪從軍官有八壯士效勞甚多即

祚後爲念其功特設別軍職俾處近密其後增補不定其額每於內苑

試藝獎勵以爲緩急之用

補 顯宗六年溫幸時動駕後各司堂郞晝則齊會于本司夜則郞廳一員入直動駕時闕內官員則兵曹摠管外皆以黑團領祗迎于內庭留都百官以戎服行公　大王大妃殿　王大妃殿　中宮殿問安正三品以上依儀注進叅

補 肅宗卽位初有革罷摠管之議右議政許穆上劄曰摠管掌治五衛軍務外而州府鎭管軍士皆屬五衛摠管之設盖莫重焉癸亥中興之後功臣等不解兵權各立衙門於是有御營守禦扈衛摠戎之名兵威甚盛摠管遂輕自此體統大壞摠管無益於有無今有革罷之議　先王制作雖至於虛名無實罷之事體不可臣以爲衙門可罷也摠管不

可罷也如巡將監官雖最是冗官事體重不可輕議也

八年命禁衛營直宿陪扈視訓局例

補 四十八年右議政李健命筵達領相箚中夜禁所以詗察非常也祖宗朝直提學以下毋犯禁而近來朝士儒生之犯夜姑舍勿論至於掖庭上司所屬及宰相名官之傔從尤甚橫行邏卒一有所問則輒又詬辱毆打否則誣訴官員推捉牌將因責備至故雖有所遇莫敢誰何任其往來誠可寒心今後則有勿禁帖者外朝士以下皆不得犯禁雖掖庭上司所屬勿用進來直自該軍門依法決棍則可以懲百云此言是矣似當別爲申飭以至於掖庭上司所屬進來治罪自是舊例不必變改矣訓鍊大將李弘述曰臣待罪捕盜廳故敢此仰達矣近來捕盜

軍夜巡之際諸各廳傔從及掖庭所屬一有執捉則後弊必多故不能執捉而前後勿禁帖其數甚多難卞新舊今後收其久遠之帖自五月初一日爲始令各司出授新帖而考其各司之緊歇緊則成給四五帖歇則成給二三帖以爲定式何如右議政李健命曰若然則分付兵曹收其舊帖成給新帖後舊帖之或漏者不得使用宜矣　令曰依爲之

補英祖五年　教曰亂定後似當依前罷漏後開之人定後閉之而尙未果矣此後城門則昧爽開門昏後閉門事分付可也

補六年訓鍊大將李森筵啓今番變亂後巡檢等事宜有別樣之道宮城外巡邏三軍門分更巡察而此則不過當更一番過去而已且明炬高聲而行則雖奸細之徒自當隱避無以審察分更巡邏之外三軍門

各有外營入直處將校各一人別爲定送軍兵中五名除出率領暗行

窺察則尤似着實自今以後永爲定式施行而各軍門造給巡邏牌佩

持之似好矣從之

補二月驪州　陵幸時留都大臣李宜顯啓曰屢日動駕城內空虛有

官守者宜不敢散處其家各司堂郞隨駕者外盡數入直於各其本司

備局堂上亦爲來直於備局自臣所時時發遣備局郞摘奸各處闕直

者堂上以下並爲狀聞罷職且原任大臣不爲隨駕者亦爲來在備局

相議凡事何如　上曰依爲之

續正祖即位初以危疑之際宿衛踈虞別設宿衛所於禁中以洪國榮

爲大將領率禁旅直宿庚子國榮以逆廢黜後宿衛所亦罷

續元年左議政鄭存謙所啓扈衛廳之當罷臣已與首揆有所商確亦已嘗仰陳前席則今無容更議此不可一向遲延者臣等意以爲亟罷三廳而許多軍官及各色軍不可無歸屬處此則幷令分屬於三軍門其節目則使諸臣相議講定稟裁擧行似宜矣此係軍國大事歷詢而處之何如右議政徐命善曰當罷之議已悉於前後所陳而見今不存不罷多有難處之端云恐不可不趁卽區處姑令以三廳分屬三軍門以其料窠依前試射軍卒則待年置簿不害爲不失本色矣從之

續上以宿衛大將事體甚大親書大將牌傳令牌各一部以授凡係宮城內外宿衛軍兵之節制以此爲準亦令約束於三營及兵曹

續三年 敎曰凡城門開閉四大城門則宣傳官一人賫宣傳標信禁

軍一人賫當門當更符驗又宣傳官一人賫開門標信先以開門標信開闕門然後賫宣傳標信及符驗者眼同到城門而啓鑰至於間門則但以開門標信開之此古例然矣今秋陵幸時留都諸臣未諳此例以信箭開門矣其後旣有知申筵奏定式固當依此遵行而今又以大小城門仍留時亦用標信舉行之意定式四大城門則與閉而開之有異不必用符驗亦不必用開門標信以宣傳官標信舉行間門仍留亦用此例事該房知悉

續左承旨鄭民始筵奏經宿舉動時如有闕門開閉之事則標信宣傳官自門隙傳標信于守宮宣傳官使之祇受於兵曹都總府云標信何等嚴重而私自替傳已極駭然且聞古例則兵曹都總府堂上入來闕

門從門隙祗受而近來廢却不行云此後宣傳官自行在所持標信來到闕門外則兵曹都總府守宮堂上出去從門隙祗受而通于政院則留院承旨啓請慈旨以爲開門之地如値陵幸則守宮大將亦使從事官一體從門隙祗受似好　上曰依此定式可也

經國大典續大典宿衛諸額

兵曹堂郞各一員都總府堂郞各二員直闕內中所每番近仗軍十隨直○五衛將部將各四員分直東西南北四所軍士各五守直行巡闕內○宣傳官四員武兼六員直大內近側吹螺赤八九或十隨直○禁軍將一員受點直正殿月廊率禁軍百火砲二○扈衛別將一員直正殿門外月廊率軍官三十○忠壯將忠翊將各一員直本廳率忠壯三忠翊十○別軍職三人直本廳○守門

將九員受點分直闕門軍士共四十八○移御時隨門數加減○訓局把摠一員補續大典作二員哨官二員受點直闕內東西行閣率砲手二百○禁營哨官一員受點直延和門昌德宮則直建陽門率軍士一百十四○局別將一員受點直本廳率局出身四十五○部將各一員分直宗廟社稷永禧殿明禮門軍士共四十○假衛將二員分直空闕三所軍士共三十二補部將假衛將分直並不載原續大典可疑

右入直

巡將二員受點受牌分直本廳巡城內軍士共二十○捕盜從事官各一員分直左右本廳牌將八軍士六十四巡都城內外○訓局哨官一員直北一營率馬兵五十二員直東西營各率砲手五十補訓局哨官北一營東西營入直並不載續大典○三軍門將校各一人巡宮墻外各營信地率軍士五○三軍門牌將訓九禁七御八分日巡

都城內外（軍士訓九十御七十七禁九十）○護軍部將（以禁旅分差）各二人分直城門八所（各率軍士十○護軍部將分直不載原續大典可疑）○禁御哨官各一員直南北營（各率軍士一百十四○續大典作九十四）分更巡宮墻

右行巡

許穆曰國家多事　宣仁以來諸小寺減省者多而至於王宮國都宿衛行巡警守之官不及焉盖責任與小寺事體不同故也本兵與摠管摘奸入直諸將士照戎器夜則先啓乃行闕內衛將若部將分更行巡王城內外五衛各一部分二所行巡有巡將監軍巡將掌受牌分授巡官之事宣傳官二人受形名宮門衛將受軍號受鐸以此徇警至罷漏軍法之重警守之嚴職雖小闕一則不

可實非汗漫之任也

臣謹按李睟光曰將士直宿者自古以寅申巳亥日相遞未暗其昉於何代而竊觀鄭道傳甲戌疏云以寅申巳亥上大將軍各率其領闕門輪番以效漢南軍之制抑未知替直日辰亦有倣於漢法歟

龍虎營別將一禁軍將七堂上軍官十六（顯宗戊申始設英祖甲戌加定）敎鍊官十二（英祖甲戌始設）內禁衛三百羽林衛二百兼司僕二百標下軍二百八十六（肅宗丙寅始設英祖甲戌加定）馬醫二火砲五（竝禁軍中兼）扈輦隊四百二十七（肅宗乙卯始設至英祖乙丑加定）

右禁旅

扈衛三廳別將各一軍官共一千標下軍三百

右扈廳

兵曹屬忠順衛一千八百八十忠贊衛一千三百七十三忠壯衛一百二十七○忠勳府屬忠翊衛五千二百三十七並在各道輪番或收布

右忠順諸衛

兵曹屬騎兵戶保並七萬四千九百六十九步兵戶保並三萬七千二百十三並在各道每當一千兩朔一當內二百五十爲上番正軍其餘戶保納布給資

右騎步兩兵

續八年命兵房承旨主管城門闕門鎖鑰注書摠郎宣傳官司鑰句管

諸門

續純祖二十七年命闕門夜深開閉以徽旨舉行

續憲宗丙午以宿衛疎虞命摠戎廳使之分番入直於禁中

續今　上十年命禁軍五百人以通五番輪回入直著爲式

續十九年　教曰訓局旣已革罷闕內宿衛不可暫曠兩營分掌

禁衛營哨軍五十名哨官一員率領入直于銅龍哨軍三十名哨官

一員率領入直于北營新營入直騎士二十二人該將領率領移直

于南營宮墻外御營廳哨軍五十名哨官一員率領分直於弘化門

哨軍二十五名把摠一員將校二人率領入直於建陽門哨軍三十

名將校一人率領入直於東別營宮墻外前訓鍊軍鋪六處與都城

門把守兩營分掌

續二十年正月廢五衛都摠府從減省廳啓也

續九月命建陽門金虎門西營廣智營新營把摠別武士等哨軍率領入直新南營火藥庫北水閣東邊水門別騎衛等別破陣率領守直

續二十九年復設扈衛廳置武士以虎賁衛稱號

續六月　敎曰龍虎營之禁旅者入則衛禁中出則扈仗內其爲近密猶漢之期門羽林當初設置本意自與各營有間寖漸凋弊漫不收拾令慢而無律氣挫而不能祗存其名實不爲用有國軍容安有如此乎宜思所以湔拂而激勸之使爲國家爪牙之備此非刱新惟當遵舊而凡所規式與接濟之方亦不可無略加裁制令兵判就議摠理大臣爛

商講究

續三十一年四月命局外出身付之巵衞廳

續八月命闕內巡察與五部警察自警務廳舉行從該廳啓也

續十月命春生門秋成門入直摠禦營兵丁移直於光化門建春門

續十二月命宿衞將卒使該隊將官統率入直從軍務衙門啓也

續三十二年正月命城門鎖鑰令軍務衙門主管

軍務衙門奏城門夜閉法意本自嚴重而公私出入實多窒碍合有變通自今各城門鎖鑰並令軍務衙門主管啓閉之節請從便爲之從之

續五月命內兵曹與結束色事務令侍從院主管從宮內府請也

續三十四年九月命精抄解放工兵隊稱以扈衛軍屬之侍從院領率之任稱摠管動駕動輿時挾輦挾輿等節使之舉行十月改稱扈衛隊

續光武四年二月元帥府檢査局摠長每日令侍衛隊所屬將校中一員視察宮城宿衛兵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十二

弘文館 纂輯 校正

兵考四

法令

高麗顯宗五年軍人在防戍若在途死者官給歛具函其骨驛送于家

十一年蔡忠順請軍士有父母年八十以上者免軍就養從之

補有司奏前制凡人年八十以上及篤疾者給侍丁一名九十以上二名百歲者五名惟征防人不與焉請令征防軍人亦令免役養親

文宗更定七十以上亦給一人

補定行師令有違軍令者勿論軍職高下皆杖脊

二十二年初命文班有武藝者改授將校

靖宗二年制曰諸衛軍人家貧而名田不足者頗衆見今邊境征戍未息不可不恤其令戶部各分公田加給

八年判國子監諸業學生年壯不成才者充光軍

十一年揭榜云比經禍亂丁人多闕使祿官六十代之若有國家力役坊里刷出以致搔擾令國家太平人物如古宜令一領各補一二百名京中五部除各司令史主事記官有蔭品官子外其餘兩班及內外白丁人子十五歲以上五十歲以下充補令選軍別監依前田丁連立其領內十將六十有闕除他人幷以領內丁人遷轉錄用中禁都知白甲別差亦以丁人當差丁人戶各給津貼務要完恤

文宗十八年兵部奏軍班氏族成籍旣久蠹損朽爛請依舊式改籍從之

以綿袍袴毛冠各一千分賜西北面戍邊軍士貧乏之者

二十七年命州鎭入居軍人例給本貫養戶二人

二十九年判征防軍有疾使醫藥療治死者給棺槨令隊典護遞幷其資財付妻子官給葬需

三十五年判凡內外軍丁親年七十以上無他兄弟者並令侍養親沒許令充軍

宣宗十年命製縛絡分送邊戍都兵馬使奏兵書云急行軍者着縛絡令縫衣是也乞以大盈庫蠹布製三四千領分送東北有急許着之制

曰可

睿宗元年吳延寵奏內外神騎軍有父母年七十獨子者聽免一戶內三四人從軍者減一宰臣樞密子非自募者亦免從之

仁宗六年判軍人遭父母喪給暇百日

補高宗五年宰樞議生徒未登仕版者試之以詩選取八十人其不中者皆令從軍

補元將征日本忠烈王使重房調散職皆充定征東軍往往有撤屋而逃四隣不告者徵白金一斤舍匿者二斤

恭愍王元年令宰樞以下至各司令史人備弓一矢五十戈一鎗一點閱之

五年教曰推刷行省三所諸軍萬戶府隷屬丁口用備戎兵征戍卒雙丁僉一丁亦非得已單丁可愍免從軍僧徒犯律者勒令還俗以充伍

補 教沿海軍人悉充防戍仍蠲徭役遠地之民代供其役勿令赴防兩得其宜

補 西北面都元帥廉悌臣上疏曰戍邊之法以時而代今軍士盛夏北來淹至冬月無衣無褐何以禦寒設使驅而納諸矢石之間豈肯盡力請率以半年相代又曰軍卒遭喪不免行伍人子之情在所不忍請自今遭喪者許人代之如無代者計日給暇

九年括坊里爲軍是時倭寇龍城等縣以柳翟爲都統使括坊里大戶二人小戶一人充伍又令百官助征唯各司行首及御史臺城門都監

等不與焉

十年募兵凡應募者除私賤外士人鄕吏官之宮司奴隸良之或賞錢帛聽其自願

十二年教曰陣亡軍戶蠲雜役優加存恤州縣之吏發兵防戍免富差貧以逞其欲所在官司痛行禁理

補 二十年教曰單丁從役已在禁限官吏役使如初須給助役毋令失業年滿六十免役

辛禑元年改定都城五部戶數凡屋間架二十以上爲一戶出軍一丁間架小則或併五家或併三四家爲一戶

二年令各道無論品官吏僧及私賤廣擇其便於弓馬者悉備兵器及

衣糗以待警急

敎曰四方盜賊未息軍政當時所急今後每當興師之際令各道都巡問使兼元帥軍目道官員兼兵馬使知兵馬使與各道元帥各軍目道兵馬使知兵馬同帥各道會屬品官軍人上京大小品官及子弟閑散兩班百姓諸宮司倉庫私奴才人禾尺僧人鄕吏中擇便弓馬者各備兵器及冬衣戎衣二朔料麤末乾飰以待如有緩急元帥各軍目道兵馬使及期來會

三年倭賊入寇京師戒嚴幷募良家子善射御者及郡縣吏有膂力者防倭發諸司員吏告歸田里久不還者削職取其田給有戰功者又令街里烟戶軍約束部伍劃地以守之失劃地者斬仍以崔瑩曹敏修治

兵甲乃出良家子弟諸元帥從事各司謁告歸鄉者徵至京城不應者籍沒其家

補 恭讓王三年令水陸軍帶牌號

本朝 太祖元年 教曰大小軍民官如有出奇制勝力捍勍敵者悉以名聞予將擢用行師失律望風奔潰贓汚廢職者弼府以上監禁申請嘉善以下就當處決以明予信賞必罰之意

定宗二年命收諸將牌記貶李居易官

麗末諸將各籍私兵名爲牌記至是倣令收納叅賛門下府事李居易憤怨不卽納貶爲鷄林府尹

成三問曰藏兵革於家非禮也是謂脅君人臣有私兵則其漸必

至於脅其君前朝之季大臣典兵者各樹徒黨卒至危亡逮我國
初收其兵納牌記於三軍府國有征伐之事則遣將領兵以行事
已則將歸於私第卽古者以吏爲將以民爲兵之遺意也
太宗二年承樞府上言今國中兵興不可不慮宜周知民數請給號牌
因錄其名而成軍籍　上從之
經國大典云京外軍丁每六年成籍藏兵曹○續大典云軍士有闕
歲抄代定都合一年充定之數節度使啓聞
臣謹按　成宗癸巳丙午改軍籍癸丑改湖嶺兩南軍籍　中
宗己巳改軍籍　明宗壬子設軍籍都監甲寅頒軍籍　宣祖
壬申議改軍籍搜補闕額乙亥頒新行軍籍出寶鑑　仁祖戊辰改

軍籍凡朝野紀載者不過如斯而已若其釐正簽括之數無可
以詳焉

十七年　教曰家世業武幸賴　太祖勸學之力不習射御讀書登第
田獵非予所好春秋講武國家大事然簽民驅禽心所未安雖畿內之
行亦不欲調郡縣軍止發防牌一二千人足矣

世宗卽位初定吹角令先是　太宗以凡有警急不可無號令該爲吹
角聚軍之法而令未具至是始定行之

吹角令

上當出令時命內吹角人吹角一通兵曹應之以角又分登四方高
處以軍馬畢會爲限吹之內吹角聲初發時殿內及闕內當直摠制

上大護軍護軍內禁衛內侍衛左右禁衛別侍衛甲士別牌侍衛牌
鷹揚衛都城衛各領防牌等卽具兵甲各門堅守承命外不得出入
各差備毋敢有闕外角聲相應初入直兵曹堂上親稟命受宣字旗
立於殿門外次殿內入直三軍都鎭撫各以其軍之旗立於定所次
出番各軍摠制各衛節制使以下元係侍衛軍士及時波赤隨其聞
角聲先後卽具兵甲立於其旗之下分運屯住三麾在中軍之前
上召當爲將帥者三人受三軍織文旗受旗而出就其軍立之聽兵
曹號令若左軍或右軍入直則受命將帥受其織文旗立於殿門內
入直大小軍士不離直所或値暮夜未辨旗色則聞其軍角聲而聚
會中軍吹大角左軍吹中角右軍吹小角各軍軍馬畢會則吹角止

兵曹及出番鎭撫代言當番軍士有緣故未入番者俱詣宣字旗待命議政府六曹宗親勳舊時散二品以上應合赴急者除有故外各率定數件傔備兵器各於殿門外近處依幕聚會待命其中老病及未合武事者議政府六曹外不許來會三軍判府事以下各軍士屯住序次依鎭撫所序立圖毋敢有違毋敢諠譁若無織文旗而出令者不見織文旗而趨令者常時無兵曹明文私聚軍士者皆以謀逆論如有犯令者許諸人陳告所告實者超三等賞職將犯人家產充賞誣告者反坐軍士到未到兵曹鎭撫所考察科罪軍士外各司及成衆官待令乃會唯內侍府殿門外依幕聚會義禁府司僕寺軍器監率吏工匠各守本司待命兩殿各在時則 上王殿角聲初發時

入直兵曹應之以角 大殿亦應之以角 大殿入番之次鎭撫及

節制使各率軍士依序立圖作運結陣 大殿率上項結陣軍士即

詣右軍結陣之後別作一陣待命若命召則驗信牌率入番內禁內

侍左右禁衛入殿門 大殿吹角則 上王殿亦如上項例率軍士

赴急應變之際守宮軍馬臨機命將守禦

補十二年 敎曰古之帝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人情習於安娛則漸

以陵夷卒然有變莫知所爲紀律不可不嚴近以盛暑嚴寒或停軍士

番上自今可令軍士不計時候番上

補十五年崔潤德西征時會諸將令曰臨戰麾而不應者聞皷不進

者不赴救主帥者漏泄軍情者妖言惑衆者告大將斬失其牌而從

他牌者諠譁者伍中失三人者罰不救牌頭者斬入賊里令前收拾財寶者斬入賊里老弱男女勿擊雖壯者降則勿殺行軍險阻忽遇賊人止而擊之急報其軍諸軍亦報角報主將退北者斬勿殺雞犬牛馬勿焚廬舍大抵攻伐之法以義誅不義攻其心爲萬全之義也若有侵殺老幼要殺唐人欲釣軍功干犯條令者並依軍法施行越江時須要伍伍什什次第上船毋得爭先有違主將條令者當以軍法從事

文宗元年著爲陣法其軍令條曰令左右進退而不從者亡章標者漏軍事者失形名者與敵私通者無故驚軍者將吏容私者失斥候烟烽更號者並斬降敵者沒其家亡伍而得伍亡將而得將各當之(功過相當)兵

器不利者罰告有罪者賞

補世祖十一年慶尙道蔚山人金有成將徙邊上言父年七十一母年七十皆有宿疾臣獨子且無兒息願乞終養事下兵曹兵曹覆啓言有成以獨子離親徙居遐方誠爲可矜請勿令徙居從之仍命自今親年七十以上者勿徙居

補具致寬建議以爲吾東方當三國鼎峙之時國各有十萬之兵我朝盡有其地而軍額半不及請盡刷漏戶隱丁編之行伍有司務欲增額一家十丁簽九爲兵民不能堪韓明澮啓以兵務精不務多請停之人皆快之

成宗四年平安道有邊警兵曹請本道軍卒並令戍邊　上曰分番防

戍古有其法誰無父母誰無妻子靡室靡家予甚憐憫其令分番往戍

○又賜書于永安道節度使曰予嘗讀詩伯也篇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其室家思念之苦如此赴防者鎭將親子外並令遞戍以還

明宗十一年邊將規避者充軍著爲令

二十二年軍士父母年七十則一子歸養九十則諸子養著爲令

宣祖朝命武臣不許牽馬

中朝將官常時不牽馬軍中則文官亦不牽馬法制然也至是命依

中朝禁武臣之牽騎者至令法司糾檢未幾而事遂寢

十一年嘗出幸見一小童在于旗下惻然　敎曰如此兒童豈堪干戈

之役如有年未滿者皆可還送予寧失數千兵不忍使幼稚立役也

十六年命庶賤戍邊納粟者並許通從良又以公帑所儲布充戰士衣給戍兵妻子粮

時有尼湯介之難李珥上疏極陳時事其略曰到今無他策若用臣言募庶孼及公私賤有武才者使自備餱粮入防南北道應募者衆則兵曹試才遣之庶孼則許通仕賤隷則得爲良私賤則必本主呈單然後乃從願給代如無武才者則納粟于邊以遠近定其多寡之數許通從良亦如武士則兵食稍可以備禦矣昔者李施愛之亂賤人輸運軍器者皆從良庶孼從軍者許赴科此是 世祖權時已行之規也又曰兵曹軍士闕番贖布積置樓庫官員視如私藏而司贍

寺所儲布輸邊者將盡請用贖布助輸又以軍資監布充戰士衣減
百官祿以給戍兵妻孥之粮　上並從之○時抄發射手李珥議于
同僚曰自前戍兵無馬徒行則或掠行人馬載衣裝今此抄兵有三
等一等則精壯已足備邊二三等則募令納馬免行公私兩便議者
皆是之軍期甚急而一邊啓請一邊下令募納事機無滯矣
二十六年柳成龍上言軍功爵賞及免賤等事皆爲畫一之規以應古
人賞不踰時之義又軍民捕獲者勿論多少即予其人愚民知一身之
利在於殺賊爭起奮力則敵勢庶幾少衰矣　上納之
仁祖十五年命蠲潰卒徵布調赴築城之役丙子亂後搜捕各道潰散
軍千把摠以下論囚旗隊以上限朔立撥束伍軍納綿布三十疋相臣

崔鳴吉上言徵布必有隣族之苦 上有是命
二十三年出太僕木花一千五百斤去核送于北邊分給戍卒之尤甚
呼寒者
補孝宗元年右議政趙翼請一家定軍役者三人則餘勿復定
二年以軍服寬博不合犇突改爲狹袖之制
補上將幸 長陵水原府使率軍兵入衛 上見其軍服皆濶袖
教曰此是閒者之服豈枕戈戒嚴之意乎命更其制又以駕過之時
鞠躬祗迎非介冑之禮命今後只拱手長跪
三年內下甲冑分賜禁旅且命以太僕馬換給軍馬之羸孱者遂爲恒
式

五年東伍軍自備鳥銃者給復一結無鳥銃者給復五十負嶺南則給一保每年收米有病則助其耕作至肅宗癸亥罷給復之法

顯宗五年禁軍自備納馬者除赴防又於都試時減六兩步數

補 八年領議政洪命夏筵白一家內四父子軍役者一人減除事何如

上曰四父子以上軍役者一人頉給

肅宗六年命勿禁角環之有舌者先時 孝宗在瀋中慣見射法遂改舊制用角環之無舌者戒諸將曰予見祖大壽常着環於母指環肉相合無痕仍令晝夜常着無敢解去至是將臣金錫冑柳赫然等以爲今縣數重甲射之則有舌者能洞貫無舌者不能請改之 上曰先朝所命事宜詳慎只令勿禁其有舌可矣

七年各様軍布依舊制以五綜三十五尺定式

十六年復設勸武廳　顯宗壬寅設廳奬勸至是筵臣復以爲言　上曰人臣效忠文武無異而近來武榜絕無士夫子孫士族之不事武業可知復爲設廳勸武宜矣

十七年發各營軍築墩江都遣中使宣諭曰爾等身操版鍤勞苦實多予之矜念奚但宋帝之軫念西征將士而已玆賜御酒六十瓶盖亦投醪飮河之義也如有不遵將令作挐村閭者繩以軍法

四十二年重臣閔鎭厚言正軍外餘丁等名色元無代定之例而湖南則白前代定已成謬規今後宜罷　上可之

補英祖四年備局啓曰忠淸兵使趙儆狀內今番本營之變實由於無

備一依吏奴作隊例營底所居營屬三秩營奴鎭屬等抄出丁壯三百餘人分爲三哨擇定哨官教習勸勉逐朔試閱則可以得力緩急云經變繼創有此論誠爲得宜使之依此着實施行俾有實效何如答曰允

十年 御筆諭諸將校宣以三條其一曰愛恤軍兵其二曰嚴其紀律其三曰無怠教習刊揭于諸軍門壁上

十三年 教曰訓局軍兵風雨燥濕積勞勤苦知彀旗牌等官申明舊法全以行伍陞補勿交差方外人

十八年重建射亭於內司僕爲內乘別軍職等習射之所又下靑邊小帿一具亭在昌慶宮

亭本 孝宗朝所建卽古鐵杖木馬之意也其後亭廢至是親臨春

塘臺試藝畢有以射亭事爲言者卽命改建于舊基以示獎勵

二十六年禁軍兵戰笠之用鬖者

我國戰笠織毛以造而間有代之以鬖尾者盖取其輕侈也然毛笠則毳而厚故丸鏃不能透鬖笠堅而薄故輒易透凡丸鏃之爲用利於透堅而不利於透毳至是設禁命將士皆勿着

二十七年頒下守城節目首揭 御製綸音以京都五部民戶分屬於三營以爲計垜派守之制中北兩部屬於訓營西部屬於禁營東南兩部屬於御營

三十年 親製訓營箚錄凡二十八條頒諸軍門 敎曰我國軍制甚踈濶尋常慨然近者此心憧憧中夜思之豈能睡乎以恒日自量者挑

燈以錄以助爲將者之萬一凋狹惟在平時咨將臣深思默識焉
三十一年以騎兵布均役減半後上番資裝每不免移責於他保因兵
曹判書洪鳳漢建白命定料布朔給之數以充其代
四十六年 教曰前朝吳延寵建白親年七十獨子者免從軍今後若
此之類並除赴防與納米永以爲式
續今 上光武四年定陸軍法律 詳見刑考
續八年定軍人現役定限年齡
副將滿七十歲叅將軍醫總提司計監滿六十五歲一等軍醫長一
等司計滿六十歲憲兵屯田兵正副領二三等軍醫長二三等司計
獸醫長滿五十七歲步騎砲工輜重兵正副領憲兵屯田兵叅領一

等軍醫一等軍司一等獸醫滿五十四歲步騎砲工輜重兵叅領憲兵屯田兵正尉二等軍醫二等軍司二等獸醫一等軍樂長砲工兵上等監護滿五十一歲步騎砲工輜重兵正尉憲兵屯田兵副叅尉三等軍醫三等軍司三等獸醫二等軍樂長砲工兵監護諸工長諸工下長滿四十八歲步騎砲工輜重兵副叅尉憲兵屯田兵下士餉官下士醫務局下士軍樂隊下士滿四十五歲步騎砲工輜重下士憲兵屯田兵卒看護卒軍樂手滿四十歲步騎砲工輜重兵卒滿三十五歲

附 符信

補高麗高宗四十六年崔竩死遣大將軍朴希實將軍趙文冑告于元

元賜二八金符

補 忠烈王時元賜上萬戶羅益禧三珠虎符

本朝 太祖六年始命作虎符

義興三軍府上言漢之軍政始用羽檄以召天下之兵後用虎符以合郡國之信膠西欲擅發兵而弓高詰之嚴助以節發兵而郡守拒之其召兵也周密如此故人無姦心諸呂七國變生倉卒而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盖高祖出入兵間熟究利病其四百年之規模宏矣乞依此制令有司作虎符凡內外動兵之事敬奉教旨以符發之無符而召兵者以擅發論

補 世宗朝李堅義守交河用三牌急事用羽牌次事用鬃牌不急則

用牛牌　上下敎褒美金宗直作詩美之

補世祖三年製發兵符分送于各道觀察使節制使

補睿宗戊子十二月　上召諸將饋酒于差備門部將梁瓚以無標信獨不赴召　上嘉之特賜鞍具馬超陞堂上職仍命自今凡召將士必用標信以爲式

補元年五月始用象牙標信　上以舊用烏梅標信多失易奸命改以象牙而圓其體前刻宣傳後刻御押凡各殿標信^並見下^留宮時用之仍命政院必書標信出納入姓名以防遺失鄭麟趾等復請依中朝例稱第一第二於密符從之

成宗元年造密符分授申叔舟及二三重臣以憑宣召且防機變

補 曹伸曰燕山侵虐日甚慮下人非議時事令臣僚皆帶禁言牌字曰口是禍之門舌爲斬身刀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犯者罪至死

經國大典續大典符信之制

發兵符 體圓一面書發兵一面書某道觀察使節度使諸鎭邑則書鎭邑號 左符藏於大內右符頒於觀察節度使及諸鎭邑若徵兵則降左符

密符 體圓一面書第一符至四十五符一面御押 守禦摠戎使各道巡兵水使兩都留守防禦使受佩

開門左符 體圓一面篆書門號一面篆書信符 非時開城門用此符兼降宣傳標信

信漢符 信符體直漢符方圓典直逐年而改一面篆印後面軍士則屬處官屬則司名幷刻○內入信符百七十五漢符三百三十五 入闕門用着紗帽角帶者不佩○歲首兵曹堂上親監烙印內入

外頒

通符 體圓一面書第次一面書通符 吏刑兵曹禁府漢城府五部捕廳入直官替番時受納於政院

命召 體圓一面書命召領議政左議政右議政兵曹判書三軍門大將左右捕將一面御押 相臣將臣並受佩

宣傳標信 體圓一面書宣傳一面御押 軍國緊急事用 補 刑人則勿用 ○行在時王妃王世子留宮則王妃用內旨標信 體銳一面書內旨一面御押 王世子用徽旨標信 體直前後面書押倣上例

開門標信 體銳一面書開門一面御押 補 大典云開門標信體方 宮城門開閉時用 開門標信前後面書押倣上例

補 大妃殿用懿旨標信 體方一面書懿旨一面御押

巡將牌體圓一面篆書巡牌一面篆書信字 監軍牌體圓一面書監軍一面烙印 受點巡將及監軍

肅拜受牌於殿庭

傳令牌體方一面書傳令一面書職名烙印 大將牌體圓一面書職名一面御押 左右捕將受佩

衛將牌體圓一面書衛將一面烙印 遞直日諸將肅拜受納於殿庭

擲奸牌一面書擲奸一面御押又名巡檢牌 兵曹摠府官受用

信箭五箇懸五色標緞 發令五軍門時各以其方色箭

補 臣謹按密符通符命召巡將牌監軍牌傳令牌大將牌衛將牌擲奸牌信箭並不載原續兩大典可疑

金墇各司官受納牌式變通議曰吏兵曹郎廳則自佩其牌替直之時傳於他員而猶禁府刑曹漢城府五部官暮受朝納別無受

軍號行巡之事而徒煩出入庶官奔走無暇事宜務實令後只令下番者朝以納當番者夕以受似便當

臣謹按虎符密符始出於　太祖　成宗兩朝而至於信牌諸制雖未知創於何時然竊稽　定宗己卯有十二牌更番之規世宗陣說有驗信牌之文其爲國初所定恐無疑

補仁祖五年中朝拜鄭鳳壽守備特賜金牌

補舊例外方守令之因公私故上京時兵符使校生送于兵營矣孝宗庚寅以往還刷馬之爲弊因領議政金堉所啓送于兼官事定式

補肅宗十一年時平安道觀察使朴泰尙以邊民犯越事淸使來詰

朝廷召泰尙聽勘于京而未有符信泰尙曰道臣行止何等重大而乃以尺紙招麾脫有事變豈不敗誤耶卽出次境上以不敢輕移官次之意馳啓朝廷始遣宣傳官持符合驗然後仍欲收所佩符泰尙堅持不從曰寧有旨追逮我耶不然自以方伯赴召此符不可得也收符者不敢强

補 英祖十七年命將臣佩符者毋得處城外定爲式

補 三十七年 敎曰通符比諸傳令牌事體較重此後身佩通符者大將外不敢任自治之犯禁者捕將隨現草記

續 四十七年北兵使趙峞狀啓以爲柔遠僉使張宅夏庚寅十月見失兵符潛造他囊盛一木片印符見失自有其罪而累年掩諱終不自首

請依軍律處斷領議政金致仁議邊上符信何等關係而既失終掩以至累年此實前所未有之變恠帥臣請施軍律誠不爲過第以律文論之遺失符驗詐不以實不可擬議於此等重犯惟僞造符驗稍似襯當而又有造而未成者減一等之文今此宅夏潛造之木片既不正斷又無書刻則傍照於造未成文亦可爲說事關一律所宜審愼左議政韓翼謩金尙喆時右議政判義禁鄭弘淳刑曹判書韓光會皆請用一律兵曹判書李景祐曰兵符是師期罪既犯此則宜用軍律僞造與否不必論矣行副護軍張志恒曰犯罪固難容貸而平時照律則似有間矣若値合符安得免一律乎命依相臣議施行旋郎加律處絞

續正祖丙申命兵曹新造信漢符申飭門禁

教曰古制宮禁出入男以信符女以漢符用此憑驗若無此者不得攔入法意森嚴挽近以來此法專廢不知兩符之制宮奴私隸任意縱橫事之無嚴莫此爲甚從今以後依大典信漢符爲準

續三年命守摠兩營發兵以標信信箭爲準

續九年始守摠兩廳無兵符秋七月始令政院造符以給

續純祖十年命節度使有故者符信傳授于虞候以待新使交龜著爲式

續憲宗十年命將臣引義不得納符著爲式

續今　上九年命信漢符勿以逐年新造必以式年造之

續三十二年命五都各道各邑鎭密兵符都聚上送監留兵水營馬牌

一體收上遂廢頒符之制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二百十二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十三

弘文館 纂輯 校正

兵考 五

教閱 一

新羅婆娑王十五年閱兵於閼川

補 逸聖王大閱於閼川西

奈解王二十五年以忠萱兼兵馬事大閱於楊山西

補 味鄒王二十年九月大閱於楊山西

實聖王十四年大閱於穴城原

慈悲王五年以倭人屢侵疆場沿邊築二城行大閱

文武王十四年幸靈廟寺前路閱兵觀阿飡薛秀眞六陣兵法

補八月大閱於西兄山下

補十七年王觀射講武殿南門

補孝成王四年命大臣思仁等閱弩兵

興德王九年幸西兄山下大閱御武平門觀射

百濟古尒王七年以眞忠爲左將委以內外兵事大閱於石川

補比流王十七年王築射臺於宮西每朔習射

近肖古王二十四年大閱於漢水旗幟皆用黃

補阿莘王六年大閱於漢南

補七年聚都人習射於西臺

補高麗光宗八年觀射于毬庭

顯宗八年御宣政殿閱兵

補二十年始令文官四品以下年未六十者每暇日習射于東西郊文臣朔試射始此

靖宗原本作德宗而攷諸麗史當作靖宗今從麗史釐改五年制曰雖四方無事不可忘戰周禮以軍禁糾邦國以蒐狩習戎旅宜遣使兩京兩路簡取驍勇教習弓馬

文宗四年都兵馬使王寵之奏諸衛軍士國之爪牙乂馬軍皆不鍊習請選先鋒馬兵每一隊給馬甲十副俾習馳逐仍令御史臺兵部六衛掌其教閱從之

九年都兵馬使准舊制請以九月遣使訓鍊中外軍士從之

十三年命有司訓鍊禁衛軍士又閱近仗諸軍

補 宣宗八年都兵馬使奏安不忘危有國之急務請於民部南廊閑地置射場一所諸領軍卒及凡學射者皆令肄習若有中鵠者賞以銀楪一事從之

十年都兵馬使奏朴元綽所造千勻弩每令於郊原習射廢久乞更依舊行之制曰可

補 十一年王將閱兵御史臺奏兵金也克木方春盛德在木而閱兵逆生氣也不允

肅宗元年御龜齡閣親閱武班將軍以下隊正以上射御四月而罷

六年閱近仗六衛諸將士射御

七年幸長慶寺閱兩京及靜州將士馬隊

九年集保勝軍閱兵陣

睿宗元年遣使諸道敎習兵陣親閱神騎軍

補 時有東征之議王屢閱兵士且遣使諸道敎習兵陣點選壯勇

補 二年御順天舘南門閱兵分賜銀布酒食以伐女眞也

補 四年御乾德殿門令將官金賢林佐等兩軍排陣閱之

補 御神鳳門外閱神騎軍又閱于重光殿御神鳳門閱精弩班軍

五年御南明門閱神騎神步精弩跳盪班軍將等賜物有差

補 十年十月親閱六道神騎

補 仁宗五年詔撫恤軍士以時閱武外無令服勞

補七年十月遣使東北兩界點檢兵仗

補十二年大閱於東郊

補毅宗六年御東池選善射御者觀射終月

明宗十八年大閱于東郊凡十日比年國家多故且懼有變久廢不行至是而復

補高宗十三年命樞密院副使宋松禮上將軍徐裕閱府衛兵不滿額乃幷閱文武散職白丁雜色及僧徒以充之

忠烈王六年閱三官五軍又大閱于合浦以將征日本也命密直副使朴球等閱京兵遣使于慶尙全羅忠淸東界交州道點兵

九年命判密直金周鼎閱軍於燃燈都監

補十三年王將親將兵助征乃顔閱兵親祭纛于宮門時有隊正李普李成兄弟皆在軍簿以其有母兄乞留弟侍養弟亦乞留兄王感其孝誠幷許留養

補印侯白王令赴征軍士見人家及行路有馬者取之於是軍士爭先刼奪千戶高宗秀曰此亂本也白王禁之

補恭愍王十年以紅賊之亂遣使諸道點兵

補十一年王閱射於西門

補十二年遣使諸道點兵

二十一年命選將才又擇子弟教習武藝

諫官禹玄寶上言國家素無預備民不知戰宜預選將帥蒐卒鍊兵

教而習之使人人耳熟金鼓目慣旌旂又擇子弟有器識者並令學
兵法習武藝待其成才而用之

補辛禑二年遣使諸道點兵時聞定遼衛乘秋來侵故閱兵備之

補三年以倭警日急於都城諸門皆置元帥分領五部坊里約束部伍
畫地而守失畫地者斬令百官率其屬赴沿海戍唯門下省憲府茶房
藝文春秋館及各司城門不與焉

補四年點五部坊里軍乘船捕倭

補九年崔瑩閱兵於東郊

十一年講武藝於馬巖分作兩陣各以諸色匠人被甲持盾者爲一隊
執槍旗者爲一隊繼以弓手軍鼓噪相格傷者頗多

恭讓王三年三軍都摠制府閱兵

本朝　太宗十年講武于豐海道

十三年講武于海州

十五年　教兵曹曰講武不可廢以國無苑囿近來不得已遠出稽諸古典歷代講武之所皆在近地其於京畿定爲三所

十七年講武于海龍山

補世宗七年　教曰平虜衛正兵京則兵曹外則守令每月初一日習陣訖仍使鍊藝

八年大閱于箭串平明動駕百官具甲冑扈從　大駕入幄次兵曹放信砲世子以下具甲冑以次入就壇前分東西北向立五衛諸軍於前

日結陣壇前有頃　上被金甲登壇　世子以下四拜訖正二品以上及六代言陞壇上從二品以下百官俱於壇前分立吹大角三通左右廂五衛吹角應之於是放砲鼓噪或變陣挑戰相爲勝負之形凡五次變陣而罷軍數則六千六百餘名也

十五年命判中樞院事河敬復刑曹判書鄭欽之藝文大提學鄭招兵曹右叅判皇甫仁等撰陣說自行陣結陣坐作進止之節以至軍中章服教場步數及金鼓旗麾之用無不裁定以備鍊閱之法

陣說教閱儀

各軍動靜專聽中軍指揮中軍角一通鼓一通各軍應之整兵中軍行皷動麾指前白麾在前次赤麾次黃麾次黑麾次青麾序立俱指前路各軍以次應之右軍先

引次前衡次中軍次後衙次左軍張旗徐行騎先步後橫直行因地
形而變疾鼓動則疾行聞金則止密伏騎兵持五色旗先行三里若
有深林草木則擧靑有丘陵險阻則擧赤有土封邑里隘窄則擧黃
有寇賊音色則擧白有水澤江河則擧黑若有急中軍角一通靑麾
指前白麾指後疾鼓動則左右軍各就其方止而成陣以候彼敵凡
行軍右軍修理橋梁泥滓開拓作路左軍捍後收拾闌遺先使腹心
率精騎及鄕導去大軍數十里前覘令前後相接搜索四方要處切
在整肅人馬無聲不失行列凡軍入險地狹徑魚貫而行則每隊五
十人先防牌一人次槍長釼中一人次火熥弓手中一人以此爲次
步卒三十人先行騎槍騎射二十人次之道容二人則二人齊行容

三人則三人齊行容四人則四人齊行容五人則五人齊行催督不得停擁先據要害輜重在行陣後繼發每三百人抽減五十人爲護輜重軍分隊前後行首尾相去大遠則每三四里許間一二隊以備不虞又令輕騎分行左右搜討幽隱○結陣中軍角一通各軍遊軍馬兵步兵先出分布四方中軍五麾皆點而鼓動則各軍以旗鼓應之(下倣此)各成其陣(中圓左直前銳右方後曲)遊軍聞金還入中軍五麾俱臥鼓動而白麾點則各軍各成方陣(右軍因本陣)中軍五麾合鼓動而白麾點則四軍合中軍成方陣四軍各排其面作八門各立方色旗中軍圓排作四門各立獸旗內外門馬步兵守之四軍皆臥五旗獨立官旗中軍黑麾點鼓動則變方爲曲(前軍縮排左右軍各一統曲折後面)青麾點鼓動則曲變

爲直（前後軍兩端各一統曲折左右連排）赤麾點鼓動則變直爲銳（前軍中心銳出左右軍各一統曲折後面）黃麾點鼓動則變銳爲圓（四面圓排）白麾復點鼓動則變圓爲方若中軍赤靑二麾合而鼓動則前左軍合爲一陣而在左黑白二麾合而鼓動則後右軍合爲一陣而在右中軍自爲一陣若地狹不能容各軍則各軍隨地之宜成陣不能容一軍則一所別爲一陣一依一軍之法凡陣各面防牌連排次槍長劍次火㷁弓手次騎槍次騎射陣內布列內外皆然各軍各有五所橫五步立一人縱四步立一人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五人自相得意者結爲伍伍中有長二伍爲小隊中有長五伍爲中隊隊中有正五十人爲大隊隊有校五十人須結其心行立前却當隊并須依附戰則伍伍而立將校在後督戰每一

千人以二百人爲遊軍在其軍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斥候專在遊軍若軍數更多以此爲率諸軍下營皆有分地畫其溝域而明其界限禁行淸道非將令不得通行採薪蒭牧者皆成行伍不成行伍者不得通行諸營幕作食須及早昏晤以後須卽滅火每營壘外四面四隅必立小堡上致燔柴夜黑之後先知賊至擊鼓傳令走火燎之明如晝日使賊不得遁形至夜令營內分更巡探人不得高聲唱號每陣前百步外各著聽子二人一更一替以聽不虞仍令探聽子勿令眠睡若軍中夜驚則軍吏堅坐陣將持兵無得喧嘩動搖其晝日諸軍前亦各逐高處安置斥候以示動靜凡結陣之法本無常形然大要不過五行而已○章服各軍各有章中軍黃章圓

五寸置於衿前前衡赤章三方七寸置於腹左軍青章長八寸廣三寸置於左肩右軍白章方四寸置於右肩後衝黑章曲面六寸置於背各書軍號及各所各隊之號並畫認獸◯教場四表進退爲教場方一千二百步分爲兩廂東西相向中間相去三百步每五十步立表一行凡立五行表間相去各五十步爲軍士進退之節中軍角一通各軍旗入各以其方立旗于陣場中軍鼓動各軍整兵各就其旗下陣訖中軍鼓動五麾指前各軍出就第一表齊頭中行鼓行至第二表擊金弊麾乃至皆坐（凡坐騎下馬步跪）中軍鼓動作麾各軍皆作（凡作騎上馬步立）鼓進騎馳步趨及第三表擊金弊麾乃止皆坐鼓又動作麾各軍皆作鼓進騎步皆疾走及第四表擊金弊麾乃止皆坐作麾角一

通鼓一通騎一旋馳步一旋鬪凡三而止金一聲緩鬪二聲止鬪三聲回背行退及第三表乃止坐作如初但向第四表回坐爲小異耳下倣此金四聲趨退却行及第二表乃止坐作如初金五聲急退却行及第一表乃止坐作如初角一通金五聲各軍急就陣各復其局

補十八年傳于議政府曰古有四時之田以講武除害此先王之定制而軍國之重事也 祖宗參酌古制定爲春秋閱武之法而新進儒生以爲人君逸豫之擧每請停行大臣亦或請停予以爲 祖宗成憲不可廢不從矣曩者講武之期予病不得親行故欲命將代行而大臣以爲兵權不可授將臣寢之今歲甚荒予欲姑停而明春又停則兵曹以大事不可再廢予亦以爲凶歲修武備戎非常也故姑從其請然人君

一動煩弊必多世子職在撫軍欲令代行議擬以啓領議政黃喜等啓以世子不宜典兵權年且凶荒請停之從之
文宗元年作五衛陣法以教士卒而時親閱之凡諸軍械亦令整理自是中外軍旅益加精銳
五衛大閱儀
其日左右軍於教場相對布陣大駕至教場吹大角二大將召五衛將而誓曰今行大閱以教人戰進退左右一如兵法用命賞違命刑勉之衛將聽訖各還其衛以此傳令駕前吹大角點麾而成陣駕前放大砲吹戰角指麾而作勇怯勝敗之形勢○勇怯之勢一左右軍結陣相當各出戰統及遊軍依法而進鼓譟大呼接戰不過六七伐

而退止齊焉凡三進合戰而兩兵皆退每退二十餘步廻示賈勇之形凡三示賈勇之形而遊軍殿後整列還營○勇怯之勢二左右軍結陣相當各出戰統及遊軍依法而進鼓譟大呼合戰良久若統將敗退則領將馳進救之勝軍領將亦進與其統將幷力急擊若勝若敗皆遊軍殿後○勇怯之勢三左右軍結陣相當客陣先出兵逼主陣主陣堅守不動客兵不得戰而退主陣少出遊軍尾擊之客兵又來則遊軍還入客兵又不得戰而退主陣又少出遊軍尾擊之客兵又來遊軍又還入客兵又不得戰而將還於是主陣潛出奇兵張左右翼掩後擊之又出戰統大呼來擊客兵敗散還營而主陣逐之繞營示勇而還○勝敗之形一左右軍結陣相當依法出兵合戰良久

主兵佯敗而還客兵乘勝逐利進迫主營主陣敗還戰統與駐統並力返擊又出遊兵分左右翼橫截其後客軍逐利之卒敗潰主陣五衛皆出戰統領將因爲先鋒乘勢衝客陣而大將以下盡率守營之兵繼後而行客陣左右前衛先遁中後衛亦不能支擧營敗走○勝敗之形二一軍爲主作方陣一軍爲客作鳥雲陣四面抄掠主軍應機出兵以當之客軍設疑伏兵佯敗主軍不逐利而堅守客軍還聚作鶴翼陣爲箕張之勢而來主軍變作長蛇陣直衝其中客軍中分主軍察客軍大將在處卽廻蛇尾圍之與首相連客將被獲而餘軍大敗散○勝敗之形三左右軍皆自遠作行陣而來主陣緣道設伏而進見客軍卽橫布爲却月之陣客軍因行陣而來戰主軍出兵逆

戰良久佯敗還陣客軍乘勝衝突中衛主軍開道以與之客軍被誘貫徹陣後半出而主軍大將中衛將與前後衛奇兵幷力急擊反截長蛇之腰又令左右衛因却月之勢廻擁長蛇之首長蛇之尾出死力救其將主軍大將外拒內擊遷延退引入伏內有一騎將獨出陣傍以大蛇旗左右點則左右伏兵並起客軍盡散

梁誠之論衛部形名曰竊觀五衛之制各有部統而諸衛中部之旗皆黃諸部步戰之旗皆靑無他認識若按列不動則可考而知或離合變陣之時則不知某衛之中部某部之戰統他皆類此乞令中衛中部黃衿黃旗中部步戰統黃衿靑旗以此例之前赤後黑左靑右白部從本衛之色統從本部之色仍令圖畵陣設初面

就施五采使之預考於平日則雖愚者必不迷於部伍指揮之間矣然旗麾不可少亦不可多少則行伍紛雜無以統領多則拘於應報莫知端倪旅師隊正之旗猶或可議伍長之旗則耳目所及形聲相接請須除之

補上嘗患軍陣之不整以黃守身爲三軍都鎭撫俄遷兵曹參判習陣于郊外旌旗士卒精彩頓變 上親閱甚喜賜廐馬一匹

補世祖即位命諸道要害處設鎭置將管轄諸邑分爲中左右翼京則闕內各司諸員皂隷隷之兵曹輪回習陣點閱衣甲

御製兵將設訓勵諸將又以昇平日久則武備必弛月再閱陣春秋講武常曰兵陣家業也不可不知以黃石公等書新授世子

補 元年諭三南觀察使節制使處置使曰近者昇平水陸將帥不勤鍊兵守禦之具全不介意若一朝有鼠竊則何能臨危制變乎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而待之予將遣巡察以觀能否卿其益勵忠誠毋損國家威靈

補 三年 上幸箭串坪大閱將士分左右廂隸陣法使承旨賷法醞慰諭壯士

補 四年 上御忠順堂以鈴川府院君尹師路爲左廂大將行護軍梁誠之爲右廂大將習陣于後苑

補 七年諭諸道觀察使節制使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諸營鎭將視爲餘事兵器馬匹全不點閱軍士因此亦不自備每當點閱潛相借貸名

存實無今將遣人糾察大明黜陟卿宜知悉考察

續 九年頒三甲戰法　上御慶會樓召宗親諸將及內禁衛壯勇隊之有勇力者作三甲戰分三隊隊各九人令聞鼓而進相推以朱槍勝者給仕仍　教曰此合戰之大綱也交刃分鬪人馬俱困是時臨機制勝速先取利非預與士卒氣合心合道合者不能也以甲逐乙乙逐丙丙逐甲惟取點背故名三甲戰法仍命頒于軍門 其法以二十七人爲三隊爲甲乙丙隊各有三統統各有一將二卒三隊各屯一隅人持小柄及小槍槍端濡朱戰則相逐以槍刺其背戰罷考其背朱點驗其勝負

補 成宗十八年徵諸道兵將講武會明憲宗訃音至朝議以爲軍國重務不可輕廢明春復徵重困吾民不如待服除講閱宰臣李則上疏極言不可手書答曰卿言甚善已爲卿停之

二十年行大閱

補上將閱武教左右廂大將曰兵之進退在乎旗鼓然旗而麾之而夜暗不得見鼓而振之而山隔不得聞如此之時三軍進退必待符驗而動可也時有大將領軍赴蒐狩之禮故有是命

五禮儀講武儀

前期七日兵曹徵衆庶循田法兵曹表所田之野其日未明建旗於所田之後近郊隨地之宜諸將各帥士徒集旗下毋得喧嘩質明弊旗後至者罰之兵曹分申田令遂圍田其兩翼之將皆建旗闔之闕其前駕出次舍如常將至田所駕鼓行入圍有司陳鼓於駕前在東南者西向西南者東向皆乘馬諸將皆鼓行赴圍乃設驅逆之騎旣

上乘馬向南有司以從大君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駕前後有司乃驅獸出上之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飭弓矢以前再驅過兵曹進弓矢三驅過上乃從禽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上發矢然後諸君發矢諸將士以次射之訖驅逆之騎止然後許百姓獵凡射獸自左膘（音縹 脅後髀前肉）而射之達于右腢（牛口切 髆前肉）爲上以爲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供賓客射左髀（補爾切 股骨）達于右䯛（以沼反 肩骨）爲下以充庖厨群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射又不射其面不翦其毛其出表者不逐將止兵曹建旗於田內乃雷擊駕鼓及諸將之鼓士徒譟呼諸得禽者獻於旗下致其左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遺使以所獲獸馳薦宗廟次宴幄殿賜從官酒三行

[補]宣祖十一年慶尙虞侯孫翌使軍士修鍊器械而督促過嚴軍士怨怒半夜開門結陣將作亂翌懼躬自謝過然後乃解節度使郭嶸捕囚首謀者啓聞　上大驚命梟示以威衆翌亦抵罪

[補]李珥萬言封事曰必使邊將精鍊器械教習騎射兵水使及巡按之行不徒呼名點閱必閱其器械試其騎射視其訓鍊能否以爲殿最又曰治邊守令教民習射三月一試矢數多者厚其賞給二度居魁者復其家口之役若五度居魁者特補軍官擇其中有知識可堪領衆者啓其名于該曹使補權管以試其可用與否公賤則啓其名特許免賤私賤則優給其價于本主夫如是則五度居魁者其出甚罕而邊氓盡化爲精兵矣上番之軍有司亦時試其武才最優者啓

一達論賞五度居魁則特補所居近處鎭堡軍官使有鍊業之志〔文獻〕

〔補〕趙憲東還封事曰國家閱武之法歲不累舉雖或爲之而行伍不明旗鼓不整見者歎其若兒戲平時如此臨敵安措上番軍士雖有中日習射之規而爲訓鍊官員者例收闕紙一卷而已絕無敎以控弦之法者京衙若此方外何責臣竊念我朝雖欲日日操鍊而勢有所不能者盖中國兵制內外之軍俱有餘丁五人官給馬價銀十五兩又給粮布人一日銀二錢半冬則給布一疋自秋至春月給馬料三錢甲胄弓矢槍劒皆出於官故軍馬甚整而器械精備以之日閑陣戰而軍無所憂矣我朝士卒只有一二保人而或不能備馬裝器械無不自具點考之時例借於人而或有借不得者以數斗米與吏

則以無爲有別侍衞入番者雖有其祿而不即出給孟冬當受者至春末受外方之軍出番後難留待當受四石者賣捧一石而歸口尙患飢曷能留馬以待習陣乎其損粮雇馬勢所必至也

補二十六年柳成龍乞鍊兵狀曰駱叅將每遣譯官言乘此南兵未還之前急急學習操鍊火砲筤筅長槍用鈀鳥銃器械一一傳習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則數年之後可得精卒數萬倭雖再來而勢可防守不然則爾國之事將無可爲者臣意別定勤幹武將一人配於天將晝夜學習操鍊其他守城之要旗幟之色一倣浙江砲手使賊有所畏憚則誠爲萬幸

二十七年以戚繼光陣法教習訓局兵 上親臨閱武于慕華舘又遣

教士于各道鍊習三手技法分命御史試閱

補吏曹判書李德馨啓曰訓鍊軍兵非深慮至誠難以見效必有賞罰明果臨事激勸然後衆心漸合而不離散矣必持久勤勉每加籌度考諸將察軍情備器械給號牌按比校習各藝簡精勇汰庸殘少無解弛然後可漸進矣戚繼光變南兵爲精銳蕩掃倭寇仍以目下所得效者作爲一書第覩將家所傳之妙則此糟粕耳今不究其本意而不盡其器械不遵其各項條件苟合各哨謂之訓鍊悠悠泛泛視同例事將卒出入有同驛傳則是費軍粮而寄與街市丐徒奚鍊兵之謂哉夫五兵之制長短相資束伍之法强弱齊心於是合之以藝糜之以法誘之以利威之以刑摩之以歲月則將卒相熟心一力

合而及其調發之際又必以全部隨其宿任之員則緩急輒賴其力且騎兵利平地步兵利險地我國多有丘陵水田眞合於用步而捍禦倭賊又莫尙於步兵也但我國以騎射爲尙射手必得戰馬始逞其馳突之勇除束伍射隊外揀聚有勇力善射者着甲爲騎卒與步兵爲對營一樣勤加訓鍊則他日有協勢之益矣且射手以臂力爲先欲得其力者又必以六兩爲試且不備火器則無以制此賊而虎蹲百子諸砲殺賊勝於鳥銃不可不及時多造令士卒習放

二十八年遣使閱兵於平安道時李元翼以巡察使於兵荒之餘抄募精兵八千餘人操鍊如法頗有成效故有是命

二十九年定鍊兵規式頒行四道其一曰古人以鄉井比閭出軍令令

各邑先求地面各以其面其里定哨官旗隊摠抄民鍊習其二曰分軍之法依紀效新書一營統五司一司統五哨一哨統三旗一旗統三隊各里團結爲一隊凡習陣或調發時各率其軍齊赴其三曰軍數雖多而大將令營將則所統只五人自營將至哨官旗隊摠所統不過如是而已各營皆擇其可設教場處築土城完固各司所在處亦爲小壘以便訓鍊

補仁祖二年幸慕華舘閱武

補三年摠戎使李曙抄畿內軍兵團束爲七營十二部以守令皆文蔭不解兵陣請遣其軍官操鍊許之

七年親臨設操後仍行觀武才

(補)先是 上謂李曙曰予欲於農隙親閱京畿軍曙對曰京畿軍爲一萬八千慕華舘前地窄不能排軍且今閱習之規廢五行之陣專用戚繼光之法若用戚法必當連營其才之優劣自 上無以詳閱也 上命水原軍二千人先爲召集是年八月 上閱武于慕華舘以訓鍊都監器械精利旗幟鮮明大將申景禛錫馬以奬之

(補)十七年 上御春塘臺試內禁衛射砲居首者陞資其次邊將除授又其次賜弓矢兒馬綿布有差仍 敎曰此地便於試藝今後春則二三月秋則八九月試射砲定爲恒規

(補)孝宗元年備局啓曰各官束伍例於每朔望前望後聚會官門試射試放未知此事創於何時而凡砲者自爲藏藥專心習放則不過十五

放必爲成才今此束伍之官門試放者初不知藏藥之法只於試放之日倩人藏藥東西散放故雖積年試閱生踈如初一朔二巡一名所放通爲六柄每柄雖藏藥二錢半六柄所藏多至一兩半則許多軍兵終年虛費之藥丸其數幾何今此兵曹慶尚左水使狀啓回啓中所謂不爲試放徒以試放之數瞞報會減還歸有名無實云者亦不無其弊水陸鍊習必無異同莫重軍務徒爲文具之歸誠可寒心或以爲砲之成才既不出於十五柄若以十五柄所藏藥丸一時分給令各其將官及教師私自教放十五柄盡放之後守令眼前試放其有實效之將官教師自各其官量宜施賞以爲激勸之地如或有不解藏藥未能熟習者則當該將官教師從輕重施罰且使其軍卒自備藥丸更加放習期於

成才而趁其農隙時復聚會試閱則無虛費藥丸之患有着實鍊習之效云此言似爲有理矣人有恒言火技易於操弓成才之人不過費數月之功臣等或爲監司或爲守令或私教家僕觀其成就計其工夫人言果爲不虛但十五柄必爲成才言不可若是期也至於逐朔望前望後聚會官門六柄試放之規恐無成就之勢而大槩言之連放三十柄則雖駑下之才無不善放云若於農隙計逐朔兩巡試放之數聚會官門酌定日數連續教放使無間斷則其視逐朔兩巡乍放乍輟生熟巧拙不可同日而語然則藥丸所費無異於前而功效所就有益於後依此施行似當從之

五年親閱于露梁御營軍新舊遞番者皆令赴操特賜甲冑弓矢於將

臣李浣以示奬勵之意

補李浣多年爲訓鍊大將凡試才教閱等時甚惜賞賚曰平時若施厚賞則臨亂無以得力○顯廟朝李汝發爲御營大將軍中施賞甚薄人或規其太慳汝發笑曰無事厚賞則臨亂何以激勸

補柳馨遠曰今習陣雖習坐作進退之節而無實試射御之效若打圍則坐作合變自無不習而又有着心射御之實又以其所獲供祭饗充公用行犒賞而省民費古人事事誠實本末兼至如此今縱不能盡如古制四時蒐狩於春秋兩習陣中春則依今例秋則又兼行打圍至可

補六年九月　上幸　章陵還至露梁津御營都提調李時白摠戎使

具仁壁率御營軍及楊州兵陣于沙場以待隨駕軍齊渡合爲一陣摠一萬三千餘人 上大閱軍容曰雖有此士馬然御之不得其道則亦徒爲無用之卒也

補八年李敬輿箚曰先王詰戎之道皆使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至於漢唐末之有改雖李抱眞輩朝夕對壘而亦遵此意盖兵旣寓農勢固然矣凡今日操戈之卒皆是執耒之民正於滌場糞田之日贏粮備械日聚公門夫以百畝之產恃以事育而旣失其時何以爲生若令諸營只於冬月操鍊餘時幷令在田則兵無廢備民亦少蘇矣

補贊善宋浚吉筵白營將之弊應教趙復陽進曰罷營將而修明鎭管之制嚴立法令以專操鍊則無營將之名而其實勝於營將矣又

曰營將巡歷及官門試射軍士贏粮待候其弊難堪臣愚有一計焉各邑軍兵皆以隣近作隊以一旗爲一契擇定旗總使之習技於其村無點集勞費之弊而技藝自精矣

顯宗三年親臨閱武命以御營軍自闕外侍衛到教場屬於訓局一體

合操

補十年右叅贊趙復陽論海西水操箚曰伏見京畿水使黃道昌狀啓海西水操請分長山東西而行之備局覆啓不許將以八月二日合操於康翎純喜島前洋臣反覆思之竊以爲不便也當初之議只欲以長山以東之船與畿內各浦之船習操於喬桐後洋不知到今何以變爲合操也夫國中言海路之最難者必曰長山安興而嶼石

之險惡風濤之悍急長山爲甚故公私船隻臭載之多甚於安興風和之時輕利之船尙且憂其利涉之難當此新秋風雨之節軍兵滿載之戰船以不習之格軍駕至險之巨浪顚倒督迫要及期會臣竊甚危之此乃國朝以來所不爲之擧年久抛棄之餘雖使一時整頓舟楫必不堅完水手必不備具而曾所未聞之役猝然徵發遠近聽聞騷動必甚其爲可慮實非一二且以南方年年常習之地臨時措辦未能完備而致患者居多向來扶安之事亦可見也每年越險而赴操則決所難行一番爲之而止則無益於實用其所陳列誠有意見宜如其請只將長山以東之船習操於康翎而其長山以西之船則水使亦不必自往海西邊將中以所江兼防禦意亦有在使其僉

使設行於長連則不至甚騷亦合事宜也從之

補肅宗元年平安兵使柳斐然狀請道內軍兵試才軍器點閱等事令

兼營將巡歷一如三南廟堂覆議從之咸鏡道亦依此爲之

五年親臨閱武於露梁又命造火車百乘

壬辰之亂湖南召募使邊以中始製火車三百兩分與巡察使權慄

以助幸洲之捷其制一車開四十穴容勝字銃四十令連心發火相

繼不絕聲振山嶽倭大驚遁去云 其制始倣於此

補十年因原任大臣金壽興所奏 上曰無軍將官試射居首者曾無

論賞之事而已未年間始爲定奪論賞矣自今柳葉箭二十五中則依

前賜馬二十六中以上邊將除授連三次居首者懸錄於單子中別樣

論賞

補 教曰武臣當以射藝爲先而近來秩高武臣以射藝爲羞恥事不肯隷習故每於朔試射時中數不及將官輩事甚非矣申飭武弁無踵前習

補 教曰鳥銃亦兵家長技而武人輩以爲砲手之業而不肯學習 仁廟嘗令兩局大將放砲於御前盖出於勸課之意也

補 左議政閔鼎重啓曰國恤卒哭前科擧課試等事並皆停廢乃是禮典而至於軍兵試才操鍊等事係是戎備不可並停依例擧行之意分付京外軍門從之

補 十二年親臨閱武畢諸廳軍兵使其軍門試賞仍命後以爲例左議

政南九萬上箚以爲二十里隨駕半日習操本無功勞之可言牛酒犒
饋足矣豈可不問坐作之能否不論技藝之工拙連營逐名混施恩賞
推此以往春蒐秋獮何以繼之克敵斬馘何以加之庚申討逆扈衛時
殿下以累日暴露爲悶有論賞之命而其時各自本廳柳箭騎芻鳥銃
從自願試才依中日例給賞一中以上皆不擧論矣
補十三年　陵幸回路將親臨閱武兵判李師命以各營號令不專將
別造三大方色旗訓將申汝哲駁之曰若於路次閱武則自有已行之
前例　上如或自主號令則　上前自有司命旗子雖本兵御前旗幟
何敢妄自造作乎都承旨申琓亦爭之曰大司馬雖爲本兵三營本不
統屬則不可輒受號令況此親臨事體自別兵判當退與三營同受號

令於 上不可妄自行令 上從之

補咸鏡道御史李萬元筵啓我國長技只依倚險阻阻守嶺阨以鳥銃禦敵而已北路之規自前監兵使春秋巡歷時輒使閱試武才勿論騎步各試其藝其中優中之類公私賤則免賤良人則直赴出身則除授邊將是故人有觀感士爭趨藝北軍之精甲於一國近來虛其試藝之不公廢閣此規而一自丙午詳定之後邊倅所給衙祿僅僅支用邊將則料米之外實無容手之處會付藥丸不得任意取用亦無賞賜激勸之物故戎政一任抛棄漸至於卒不知兵器已極寒心而又自乙丑禁蔘之後鳥銃并與民間所有而盡爲收聚封其銃穴藏置官中絕不得出用臣入官府點閱軍器之際使人放銃則名

以砲手者已不慣放砲之規新入軍卒則不知鳥銃之爲何物因一
生事禁武藝於邊上正所謂因噎廢食者其於計踈矣獨親騎衛自
朝家給軍裝春秋都試一如禁軍欲爲臨亂勤王之用云北路士馬
雖曰精强數千里馳赴必無一分餘力且我國敵國非北敵則乃南
倭也以數百鞭㦀之卒安能當北敵之鐵騎南倭之鳥銃乎且常時
既無領率之將臨亂誰可統率而赴亂乎自是北士解體無意隷業
公相與語曰國家雖有變亂親騎衛在吾何知此甚可慮昔李牧趙
之邊將也得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者以其軍市租皆自用饗
士而得人死力也臣意則勿論親騎衛與騎步士卒皆屬之兵使令
各其邊倅邊將每於農隙試射試放兵使又於春秋廵歷都試啓聞

優等者依前施賞或免賤直赴或邊將除授優等多出之邑則并論賞其守令或邊將而各邑軍器其數甚多今不必加備以其物力逐年備上藥丸以爲邊將邊倅常時試射及緩急之用而或令隨毁修補則軍民胥皆歡忻感激而必將大有所益矣令廟堂禀處

補 十七年　教曰騎射乃武士之長技也自　孝廟朝罷革射立騎射之法盖非偶然而近來武士不體朝家勸奬之意年未甚老而資秩稍高則視若羞耻事自稱衰耄公然抛棄昨閱除初試擧案則不叅者至於一百三十八之多事甚可駭並令追射事分付

十八年行親閱

三十二年命罷三甲射代以騎槍交戰之法

補江華留守閔鎭遠狀啓臣以各墩臺應砲報警事馳啓矣凡事雖常時鍊習臨亂蒼黃之際未必能行況平時只申明約束而已則臨急遵行何可望也創設之日不可不前期知委使民間明知且爲通報於隣邑砲聲所及之處旣設法之後必須間或不時放砲以視民人之奔走與否有所勸懲然後可望其臨亂得力若每每煩請於朝廷預定期日然後始行則事勢恐涉煩瑣且墩底居民之暫時聞砲奔入有何煩動之弊乎本府境內民人處旣已明白知委民皆各知信地而臣意則預定期日啓聞之後通告于隣邑及境內民人而因以此後當頻頻不時放砲不可驚動之意詳細知委一番擧行後則或一月一次或兩朔一次不時放砲以觀墩底民人之奔赴與否有

所賞罰則似爲着實回啓許施

補又曰各邑束伍軍常時元無點閱試藝之事殊涉疎虞自今以後令該邑守令每年春秋冬一次試射放後收聚畫紙上送營門居首者論賞以爲激勸之地回啓許施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十四

弘文館 纂輯 校正

兵考 六

教閱 二

補四十年兵曹判書朴權筵啓禁衛營標下軍都數七百餘人已前則柳葉箭四中以上片箭俱入鳥銃三中者始得兼司僕帖故試射及中日受帖者不多辛卯改定式後步軍之鋭劒及拳法柳葉箭四技通計則能滿六分者甚多皆得兼司僕帖故今則過半爲兼司僕辛卯後三年後受帖者二百五十餘人所受祿米以一年計之則多至六百餘石蓋一番得帖之後終身加料故軍餉之費比前倍蓰誠爲悶慮凡賞格

行於一時則可矣而因一番入格至死受料事涉無謂自今以後兼司僕加料限其等數似宜矣禮曹判書閔鎭厚曰一番入格終身受食厚料誠爲太過只升兼司僕而限三朔加給料米其後又爲入格則更限三朔加給料米或依近例以木施賞皆無不可蓋一次入格則自謂能事已畢故懶於習藝絕少再次入格者此乃激勸之道亦不爲不得也上曰依前式施行辛卯以後分數之法勿用可也

四十一年命各軍門習操若値大將有故則以都提調替行

補四十二年賜角弓箭竹雉羽等物於內三廳仍下　教于宣傳官等曰予素愛恤武士春秋必親臨試才激勸矣一疾支離累年不行殊乖予平日之意也今以弓子箭竹等物賜之其勿抛藝來頭如得閑歇當

招見試才矣武士莫不感泣

補備局啓曰頃在己酉帶都提調之相臣代行習陣御營則戊午年自上有教新舊軍兵合操之時大將有故則都提調徃行事有成命其後庚申以來都提調多有代行之時禁衛營自辛酉以來都提調之代行不啻屢矣及至庚寅筵席論禁衛大將別設當否自 上以禁營習操或値大將有故則都提調擧行俾勿闕操爲教禁營自此仍爲定式而訓御營則都提調習操之事近多廢闕昨年原任大臣以三軍門都提調替行一體定式爲諸軍門規例不宜異同也軍門都提調摠察軍門之政壇場行操本非其任且禁營大將爲本兵引入之時常多而訓御營則事勢與此稍有不同矣然禁御兩營彌月廢操則上番軍兵或未

得經操而歸朝家自前使之替行者爲虛軍政之疎廢蓋出權宜之制而其來已久今諫臣之啓若以爲俱非古事而大臣陳達出於刱始者然此則似由於不能審察之致而其所云有損於體統之語則不爲無見矣第今都提調之代行已成規制此訓御營亦因於循舊事遵
聖教而申明焉諸軍門操鍊之政以此而無有時月曠廢之弊此規今不當寢罷矣但昨年定式以來諸軍習操當次大將偶値數日有故則軍門來請代行於都提調仍於頭啓並擧提調而爲辭此則事體終涉不便論者亦以爲言矣訓局與他營有別連月停操兩營連次停操及新舊軍合操當次則都提調輒爲代行習操爲當自今依此擧行何如從之

補 四十五年藥房都提調李頤命所啓三軍門中訓局 宣廟壬辰亂後所設御營廳 仁廟中年所設禁衛營卽新設者三軍門自初設時大將有故不得操鍊則中軍有代行之規至 當宁甲子乙丑年間亦有此例矣丙寅年間申汝哲以爲軍門重事以中軍替行已極未安中軍有故則至以假中軍替行事甚不當云大臣亦以此言爲是故乃有此後如非大段疾病不得使中軍代行之命其後大將有故時有都提調替行定式之事然都提調多是老病之人不得一一爲之都監則自是京軍停廢無多而兩營率皆鄕軍其立番或一朔二朔故其時大將有故則或未經一次習陣而下去矣以外方見之兵使習操時營將必前一日私爲操鍊稱以私操京軍門亦有把摠哨官大私習之例京軍

習陣若以中軍代行爲未安而不當稱以習陣則以大私操爲名使中軍爲之猶勝於全然廢閣矣 上曰故大將申汝哲之言不無意見故其時有中軍勿爲代行之教矣外方則營將私操後兵使卽爲正操而此則無正操而只爲私操果何如李頤命曰一朔之內定行三操大將雖未行前操猶可以爲後操矣前操稱私操後操大將爲之則便是正操無所妨矣

補右參贊閔鎭遠筵啓西路別武士之設出於庚寅年故奉朝賀南九萬之獻議而其後癸巳年臣忝按關西則尙未準額募得亦未一番試才蓋遐方愚氓或慮別武士之稱終歸於軍役而然也臣或勸諭或責罰艱得充額一年四度取才後以各別施賞激勸之意啓聞則朝家或

賜第或除邊將自是以後一時興起聞風投入此輩俱是好身手好衣
馬而日夜鍊習武藝極精臣於丁酉年奉命監試於西路別科則入格
者一百五十八中別武士過半矣以此觀之別武士之設其效大矣朝
家令海西及江邊亦設別武士有此節目啓下之事而第外方設技之
類例多用奸之弊臣在關西時雖親爲試才而不能詳察所謂沒技殊
多可疑之事而其後聞沒技登第之類輒有人言云臣意以爲沒技者
勿復別爲論賞只取四等試才分數優等者別爲論賞則沒技之類亦
在其中矣且昨年掌試時聞其時兵使趙爾重之言則以爲今日精銳
之卒無過於別武士而鳥銃無試取之事雖曰馬軍無所事於鳥銃馬
軍或有出戰之時或有守堞之時守堞時若不曉鳥銃藏放則何以守

堞乎且技藝中鞭蒭最爲不緊若於試才時各技中除去鞭蒭更試鳥銃而勿許沒技論賞通計分數則似好云此言誠是自是以後勿論西北取才時勿取鞭蒭並試鳥銃而沒技者別爲論賞一欵減去於節目中事令廟堂稟處何如 上曰沒技勿爲論賞之言葢慮外方用奸之弊誠有意見而鞭蒭比於鳥銃則鳥銃爲長技所達是矣令廟堂稟處可也都提調李頤命曰單巡之射沒技卽僥倖矣不係於平日之才否且外方多有奸弊宜有變通而但沒技而不論賞則賜第之路絶矣得無落莫之歎乎閔鎭遠曰以四時優分者亦可賜第矣李頤命曰京軍門軍兵則沒技者賜第外方則不然必有不均之怨令廟堂與諸將臣商議處之似好矣 上從之

補右議政李健命啓曰頃者閔鎭遠所達西北別武士試才節目中除去鞭芻更試鳥銃而勿許沒技論賞通計分數事前日趙爾重權尙游亦有此議而但鳥銃不便於馬上故寢而不行矣下詢于入侍大臣何如領議政金昌集曰鳥銃雖不便於馬上之用而藏放之法則馬軍亦不可不使知之矣都提調李頤命曰臣見彼人能於馬上放鳥銃而馬不驚蓋以其人以兒馬置銃於背而放之自駒習聽矣我國之人不能如此馬兵不能用銃矣然或下馬守城時鳥銃亦可用習之好矣但以鳥銃試才則虛實尤難下明而豈可以難於防奸廢其技乎鳥銃似優於鞭芻矣　上曰鞭芻代鳥銃以用可也

英祖十年親臨閱武於露梁

補 十六年　教曰丘濬所論兵制即唐府兵之遺意也其曰遣都督帶領將卒每日一操鍊又遣御史而監督兵部棱馬政工部閱兵器其條列甚多而多見其煩瑣苟如是則冠蓋絡繹吏緣爲奸雜役差料雖難盡禁而其弊將益甚矣然則雖有桓桓赳武之士安可無怨國之心乎徒法非法也紀綱是法也苟無紀綱雖有府兵之美制將焉用哉至於我國軍制則專事苟便至于今日踈虞甚矣不過使將帥營將春秋操鍊而每以擾民煩民爲言年例習操多不擧行此蓋狃安於疆場之無虞以恬憘爲事不能惕念之致雖欲遣御史監督而此則有弊決難行之矣分付備局及諸道各別申飭可也

補 十八年備忘記閱武即詰戎之意訓局軍兵鍊習熟矣其於坐作豈

有錯雜欲爲施號令而指揮則軍兵其必爭功此常時徑先加之者乎凡傍觀者況曰近弄此則亦莫諳陣法在傍高談者也雖欲五衛五陣外八陣六花一字玄武等陣其雖成樣豈知其奇乎且太公之九宮諸葛之八陣李靖之六花于今讀兵書者孰能通透乎爲今之道鍊習戎務三軍一心乃先務也軍中雖有名分之高下此不過次次聽令嚴其軍律者也故軍法先行將也於其令則宜嚴於坐作將軍同也與軍同甘苦後可以得力乎戰陣於軍門可以謂駭者而一欲下教者而不果矣被堅執銳將軍同也若諸葛亮綸巾輪車而指揮則已昔唐玄宗親閱教塲被甲執戈而巡陣大將既具甲胄與軍宜同今則軍被皮鐵之甲將被飾外之段甲此豈同甘苦之意況御甲胄既不只飾外面則大

將焉敢被此飾樣之甲且習操者習儀也常被此甲臨陣被甲常時不能帖身者其能習熟而運身將不運用先乎被執將焉用彼三軍哉昔者受捷時下御甲而命著雖名武僅用乎其身者卽予目睹腐儒常譏軍法何不謂此予則此一欵將驕軍苦之一端常時若此臨陣其能與軍同臥沙塲乎臥龍綸巾用今則猶可謂有其例不然則此大關緊者其弊將至於身被飾樣之甲擁兵隱身鐵甲之爲皮甲亦由便身者古則御甲亦鐵矣此則雖可一併釐整今後大將之被飾樣之甲者先行軍律申嚴諸軍門且禁軍將之飾樣之甲尤爲可駭當暑駕動將則輕甲軍被重甲外面雖同輕重苦歇不同豈王者同視之意乎軍中飾樣之甲一體嚴飭雖不親閱常操時令宣傳官看審用謬例者亦宜行乎

軍律亦爲申飭

十九年謁 ◦陵回駕臨七籍田觀六花陣

補 二十二年 傳曰因循成習百度恬憘之中詰戎之政尤爲懈弛春秋講武 先王之制而諸道習操其雖行不過文具而此亦寢而不行者多可勝寒心文武兩歧本非三代之風而道臣帥臣名雖文武道臣兼節度使脫有不虞豈可恃其帥臣而袖手傍觀也而於春秋之操道臣則每以請其停操爲高致意似爲民而詰戎之政亦非所以耀武也卽爲民也何則雖値不虞民能奠居亦用武之効不講武而民之受弊奚比於饑饉顚連以此推之停操之請其亦迂矣噫以軍器之踈虞常時其雖請寬操期而整待若有敵亦能以文字遮其鋒而修軍器乎臨

渴鑿井其猶得水而解渴以因循之政遮其鋒鋭莫之聞也大抵軍器之朽鈍戎政之踈虞專由於因循停操之政况治國若治絲其不及於太煩亂以後其可易治戎政亦然其若春秋不撤講武軍器何至於朽鈍其修之費何至於太多申飭備局此後則非大歉之歲不得已停操者外其勿以今春雖不行亦有來秋云而必也行之使戎政俾不至於放忽

二十五年命諸將臣纂續兵將圖說定爲五營親閱之儀以兵曹判書爲親閱時大中軍

五衛與五營古今不同以五衛之制用於五營有因循掣肘者故著爲圖式親製序文及凡例刋布諸軍門永以爲法

五營親閱儀

期日各營於教場具甲冑相對札駐（前左營在左右後營在右中營橫列禁旅蜂屯壇左）擺列旗皷於札駐外俟大駕既至承旨請駐蹕教鍊官稟放信炮三聲（受信箭呼軍器寺命放）大駕吹打至教場各營點旗吶喊以迎又吹打至壇前旗皷分列于左右大駕入小次御金甲登壇小開門吹打訖中軍（兵曹判書）先行叅現宣傳官教鍊官依例叅現三班（軍牢巡視吹鼓手）叩頭亦若例中軍稟升帳宣傳官命放信炮三聲吹打中軍稟升旗砲一聲如例節奏後升大旗各營將至哨官由轅門趨入以次叅現中軍稟掌號聚官旗聽發放放砲吹雙瑣吶清道旗左右直下領官旗由馬路回上到壇下中軍依式發放（官旗發放）後宣傳官旗牌官亦依式發放（巡視官生發放）

各班叩頭而退其他皆遵式例不錄于此

官旗下地方　開營行　分路　列陣　作戰下方營　發伏路

塘報　發樵汲　查功罪　收樵汲　炊飯　四面操　收營

回信地　謝操　落旗 右十六條並在圖說

臣謹按兵事貴在藏密軍器之特命不載　聖意蓋有以也內而陣法形名外而寇難征討依馬端臨通考例並皆不書第伏念　世宗朝陣說暨　文宗朝大閱儀固非施用於五衛既廢之後而竊恐國初制作之盛寢久而不傳謹以全文紀載至於五營儀註則圖說備矣且有　上命只舉其梗略如右

補 摠戎使具聖任筵啓三營巡操不必並舉今秋中營明春左營明秋

右營輪回行操周而復始而左營凶歉則其次中營擧行中營凶歉則其次右營擧行春秋定式自有常次則可無因一廢三之弊而各邑預知次第必有趁期繕治不至疎漏之患矣且一營行操不過八九日間則凡於考鍊射放等節可以精詳專一而軍民亦無曠日等待之弊以此定式自今秋爲始擧行則似涉便好從之

續正祖二年九月大閱于露梁

續御春塘臺設觀武才試

續三年八月 上幸 寧陵還御南漢鍊兵館閱僧軍

上謂守禦使徐命膺曰僧軍之設蓋自 仁廟朝甲子築城時而其時得異僧覺性者命爲八道都摠攝專任城役仍令召募僧軍使之

團束爲伍分位各刹而近年以來旣不勤操鍊又不恤其事役多爲離散漸不如初云其所爲弊之端卿其陳達也命膺曰捄弊之道無變通之策矣　上曰卿須更加商量又　敎曰南漢埋火之法卿其見之乎山城兵具中此爲最緊之用而近緣軍務之抛棄此等妙法亦不鍊習豈不可惜乎今當親試卿其出去蘸頓少頃火具已待令上命宣傳官號信砲一聲砲聲出而火箭齊發　上曰是法足可爲天下之最矣此是明將袁崇煥試於寧遠之紅夷砲遺制乎命膺曰此乃其時傳來之法云矣

續四年金尙喆時領議政所啓卽見全羅監司徐有鄰狀啓則以爲採探軍民之願叅互水使之報則萬頃之古群山諸島環擁各有內外海門中

平鋪大湖可容數百戰船而兩湖水營上下控勢此實天作之一關防

今以古群山定爲行操之所該鎭僉使以秩高有聲望人仍兼營將且

營防守則戰船餉穀軍器別無創置之弊而新備者不過旗幟之屬而

已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分操變通事五邑鎭軍民之樂從旣如此古

群山之可合行操海防形便又如此道臣所請誠有所據依此舉行之

意分付道帥臣待其上來更爲稟處　上曰依爲之

續九年印頒兵學通令京各營習陣南漢城操統營水操準此遵用

續十三年命諸道巡兵營習操之時所屬守令並來叅

續今　上四年三月詣慕華館閱武

續十九年命選搢紳子弟年少聰俊者百餘人名曰生徒學習技藝於

下都監

續二十年　上御春塘臺行親軍演操

續二十四年設鍊武公院薦剡武臣子弟課日講習

續二十五年　上御隆武堂行忠清兵營兵丁演操

續二十六年　上御隆武堂演操西營兵丁　王世子隨詣

續二十八年　上御隆武堂試藝統禦營兵丁　王世子隨詣

續三十一年　上御隆武堂行西營兵丁演操

續光武二年設武官學校選學徒年齡自十八歲止二十七歲身體壯健膂力過人聰秀者分課敎育

續六年以步兵騎兵砲兵編制臨時渾成旅團爲觀兵式也

〔續〕八年八月寘教育部

〔續〕寘陸軍幼年學校選學徒年十五至十八歲者編成學徒隊三中隊每中隊一百人修學期限定以三個年

〔續〕寘陸軍研成學校選擇步兵各隊現役下士兵卒編成教成隊教授戰術射擊體操劒術三科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十四

弘文館 纂輯 校正

兵考七

兵書

補新羅惠恭王時金巖以沙飡入唐宿衛間就師學陰陽家術自述遁甲立成法以示其師師曰不圖明達至此自是不敢以弟子待之及還以執事侍郞鎭浿江每農隙教以六陣兵法人皆便之

武烏兵法 詳見藝文考

花鈴圖 詳見藝文考

金海兵書 詳見藝文考 高麗靖宗時西北路兵馬使奏金海兵書武略之要

訣請沿邊州鎭各賜一本從之

陣說 詳見藝文考○以下本朝

歷代兵要 詳見藝文考

世祖御製序曰恭惟我 太祖天挺神武誅殘去暴扶義布德乘建瓴而剪豺狼吊黎庶於懼隕角應天順人開創大業繼以 太宗英明仁智聖德赫赫立綱立紀緝熙王圖至于 世宗以聖中之聖誕命御極立則貽統澤洽庶類昭文定武制禮作樂功德巍巍冠隆三代太平之治超邁古昔然而謙謙至德不自爲足日愼憂勤無安厥位不遑暇食保民如子旣申軍政將士精練而猶慮爲將者皆是數分之一未能好謀而成故命議政府右叅贊臣鄭麟趾集賢殿副提

學臣兪孝通集賢殿副校理臣李石亨司諫院右獻納臣金淳蒐輯
歷代攻戰之可戒可法者又命臣監之始自黃帝涿鹿之戰迄于國
朝間以東國之事附以先儒之論死節之臣籌邊之策靡所不采凡
所去取悉禀睿裁賜名歷代兵要此大舜之儆戒無虞周公之詰爾
戎兵同一揆也未及成之而大哀忽至嗚呼痛哉及我　主上殿下
以聖繼聖增光于前善繼善述命臣入集賢殿與諸儒臣藝文館直
提學臣金鉤成均司成臣金末守知承文院事臣金淡集賢殿副校
理臣宋處儉臣李承召臣徐居正集賢殿修撰臣尹子雲典農主簿
臣鄭守忠集賢殿副修撰臣徐岡臣韓繼禧臣崔善復等更加讎校
補以音註欲訓諸將所以安民制敵永固基命之策得之得矣於是

親埀者斷删其繁取其要事主乎詳而不失之煩文主乎簡而不失之漏褒死節貴仁義杜邀賞防覬覦君臣之義明立身之道具謙讓爲賢歸功於上懲惡而勸善廢邪而存正其取舍之間有莫測之妙存焉豈俗儒庸將所能窺者哉兵家變化治平要道無所不備上下數千載間得失成敗彊弱之勢臨陣對敵勇㤼巧拙忠邪行迹暸然目前求奇正者何必求之於七書學中庸者豈但尋之於五經人主覽之而思封疆之臣人臣見之而長烈風之操儒士見而得其武武人見而得其文謀謨六官之人咸競於喑啞叱咤騁鶩八陣之士悉協於都俞吁咈矣世之論將者率以才勇爲先是甚不可語曰好勇不好學其弊也亂夫中權制謀寧取一夫之勇箭鋒相拄何如身無

縛雖如霍去病者雖不學兵法而天資之美暗與孫吳合終不立李靖之功者不學之過也蓋素習兵士於干戈則前無獷敵豫立淸風於名敎則退無徼幸此　世宗今　上所以始終是書拳拳汲汲以鎭國家之安危以作生民之司命而責厲訓迪取信於民之意豈但詰爾張皇而已哉臣聞兵法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手授當以意化之而已故沿文究義沿義生精精義入神神則無方故曰善陣不戰善師不陣兵之極致至於無勝如是則無爲而化自成矣臣何敢擬議於其間哉

東國兵鑑 詳見藝文考

五衞陣法 詳見藝文考

世祖御製序曰陣法自風后握奇以後諸葛亮李靖得其遺法雖因時宜有八陣六花之名而其理則至于今日有未嘗異者我 太祖以神武定禍亂拯民塗炭寧濟一國當身屬櫜鞬奄征四方之時何暇求之於古文遺法自有天智神畧出奇無窮而變化不測風掃電馳而所向摧破固破竹之自解若大造之無路股肱宣力而莫知其端是以置陣節目世無傳者 太宗 世宗運屬豐亨而居安思危乃命河崙卞季良河敬復鄭欽之鄭招撰集陣說以爲教士之常式然河崙等所撰但據古文而條畫有未盡恭惟我 主上殿下以同符列聖之德撫膺盈成乃繼述 祖宗迨天未雨之志修定陣法兼蕃漢之勢盡奇正之變法天地明人倫集大成於先哲立弘規於後

葉雖天縱睿智度越百王然猶好問樂取以臣夙業弓馬特賜顧問
臣之愚癡何足以贊揚一策但奉成筭出納休命而已於是命臣與
工曹判書臣鄭麟趾中樞院使臣金孝誠兵曹叅判臣黃守身僉知
中樞院使臣趙由禮護軍臣金有銑兵曹正郎臣宋處儉守校書校
理臣權擥承文院正字臣洪允成會議於兵曹定之因命臣序之臣
伏覩聖制文約而義深法簡而用繁其連陣之外陣者六七八九
之數也內陣者五十之數也間陣者一二三四之數也此法河圖之
文也合陣之中衛包內外者五十之包內外也四衛之離乎方者一
六二七三八四九之各離乎其方也此法洛書之變也駐統方列戰
統圓聚方以守之圓以行之此法天地之體也外陣方而內陣圓義

形於外智藏於內此法陰陽之用也各保小將父子之親也聽於一將君臣之義也陣有牝牡夫婦之別也隊伍相愛兄弟之情也法令不忿朋友之信也此法人倫之道也是故教兵而民知禮義國家恒安也蓋生之者憂死之者安軒轅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漢祖唐宗及我　太祖莫不躬擐甲冑驅騖四方豈自勞於征戰乃遠毒於宴安耳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聖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苟不素習於平日誰能禦侮於倉卒是故教戰者國之大事也夫孰不愛七尺之軀重百年之命履屍涉血爭首赴敵者諒由教之豫而法先定勢先固而氣力成也管子曰教士三萬橫行天下此無他變剛柔而固其勢耳小而一家大而天下無非勢合而成也始也乾坤之既

判善惡之必有對治亂之必相因愚迷之徒有貪心有怒心有違命
負力者則王者當有以接之故不得已制爲干戈以討不服兵之所
由起也此因亂勢而制兵也及平塵淸海晏豺狼屛迹放馬投戈制
禮作樂時敘九功乃歌七德此因治勢而偃兵也然則兵之出入無
非勢也臣觀歷代人主徒事浮華文彩治道陵夷者多孰若我　殿
下先修軍政保安吾民哉爲將者雖得糧粕其於糾逖王慝納民休
和何有
英祖御製後序曰夫此書五衛兵書而首篇序文　光廟潛邸時御
製乃周時寓兵於農之義而與唐之府兵宋之禁廂同一規而前朝
則有六衛而入我朝爲五衛卽龍驤虎賁義興忠武忠佐是也一自

京軍門設立之後兵農作二五衛之制令無矣故諸司軍門不知此
書之存焉幸於昔年偶見內藏故尋得命刊廣布中外噫奉覽序文
列朝命設重軍制備陰雨之意至矣盡矣　光廟棱整嚴軍法重師
律之意詳矣備矣五衛之制今雖蕩然其節制約束其可舉而措之
於方存諸軍門况且識者之欲復五衛其來蓋久凡歷代史書軍制
備載而惟於我國文獻草畧一卷兵制僅存此書我　列朝爲國宏
遠之盛意我　聖祖深長釐整之盛筭其將泯於後世矣于今小子
之重刊廣布作序序後者蓋揄揚聖意永垂萬禩之意云爾
趙憲曰如欲詰爾戎兵無壞我　祖宗成法則以東國兵鑑五衛
陣法等書印頒于將士各使其將習兵鑑軍曉陣法而乃加鍊試

自內及外無不張皇整頓則庶乎罝兎野人可爲干城而赳赳之詩不獨詠於周南矣

武經七書註解 詳見藝文考

世祖御製序曰古之論兵者多而今所宗尙七書而已皆先傑更事所知積思所發制治保邦無要於此求之益深用之不窮譬如對峯望山陟之彌高能入其門者方乃可窺夫天之生物角之齒之翼之爪之求其食備其侮安其性理一事通家國皆然故求其食者農也備其侮者兵也安其性者學也非此三者世道不堅庸鱸迷碎之徒誦九流之說不知一致之道未嘗經目而指爲武人之學何笑如之世宗曰兵不可不知乃親授予孫子予承聖訓弓馬之間究精兵家

蓋有所得未必無暗合處亦非言語之所能喩人也　文宗以予知兵命予口訣幷解予與權擥洪允成不遑於靖難莫得而致詳焉今更與申叔舟權擥崔恒宋處寛洪應等定口訣命校註庶育英才收功四方云爾

崔恒跋曰臣嘗觀藝文志兵家者流無慮數百而太公黃石司馬孫吳尉李之書爲其冠冕世所傳武經七書是已然孫子則有十一家註而僞舛尙多餘六書則未有註解學者病之恭惟　主上殿下自在龍潛嘗受　聖考之訓尤邃韜鈐追承　文宗之命始事訣解靡暇裁定歲至癸未萬機之暇定口訣旣訖廼命臣等就加讎校且著註解於是僞者以正奧者以明艱深者以通學是書

者庶可得鄕導矣

兵政 詳見藝文考

申叔舟跋曰兵之於政爲國所先務我　主上殿下撫定大難應運闡理特先兵事而尙以軍令未精莫適所從命爲定式臣叔舟與兵曹諸將親承指授凡將卒之侍衛聚會鍊閱規度以至文移格例莫不詳定承守奉行如指諸掌至是而政之於兵可謂先所務矣於爲國乎何有書成賜名兵政命臣叙其尾

兵將說 詳見藝文考

申叔舟跋曰我　殿下撫運定治修攘兼舉百姓安堵威加域外而猶以宴安爲戒圖恢遠畧每誨諭諸將隨事示札詞約而旨遠

與典謨誓誥同規簡密嚴切不得窺其墻仞臣叔舟臣麟趾臣希

孟略著註釋以進云云

兵法大旨 詳見藝文考

諭將篇 詳見藝文考

崔恒序曰一日 上御便殿示御製諭將說旨哉聖人之言乎簡

而該邃而暢放之可貫乎三極歛之不越乎數言先之以氣習性

命俾識人物之本源繼之以文武賞罰使知國家之綱紀次言修

勞有生棄勞無生則怠者有以自勉爲善得福爲惡得禍則惡者

有以自省矣戒其侮人而慢神勸以敬天而勤民慮勳臣之安於

逸樂不戒滿盈也則諷之以居寵若驚之爲貴將士之狃於昇平

專事遊宴也則諭之以立旨克己之當勉終則拳拳以鍊兵閱武爲言大而奇正常變之道小而形名分數之用離合有節變化無方使爲將者晰然審夫得失之計動靜之理死生之地此出於性命之筆而經綸天下國家之大經大法盡之矣

續兵將圖說 詳見藝文考

英祖御製序曰夫兵將圖說粵在昔年 光廟所撰也其槩已載於本書後序今不架疊而此書續成意何在乎其一古今之制不同不可不依續五禮儀續大典例而纂成其一軍門軍摠一帖官案外無他載錄欲因此編紹軍摠使後人開卷而瞭然也然今書不過續成故其本河圖洛書不必疊圖於此而大抵黃帝之九宮諸葛之八陣

李靖之六花我國之五行自有因襲今於陣圖中先圖九宮次圖八陣次圖六花又圖五行陣次第而其下繼圖玄武陣法今之軍門習熟不過五行陣而玄武按圖僅設冗九宮八陣六花而今並圖者蓋遵本圖說中圖河圖洛書之意雖不能效古人之運機莫測按圖列陣玄武八陣奚異哉故一例命圖以俟他日識深智廣者之運機而禦敵焉爾乃命五軍門將臣編輯成書列書職姓名于後以彰承教纂輯之勞而予於此有興慨者何則昔韓信稱漢高以善將將自謂多多益辦多多益辦先儒以爲分數明噫予之識淺其於政令當自歉然況能善將將乎然續成此書者爲將意深咨京外秉兵之臣體予此意於內運幄决勝於外戰勝攻取則昔年撰此書之 聖意其

可永昭乎來世此深有冀於諸將者也

爲將必覽詳見藝文考

英祖御製總叙曰凡爲將者得三軍之心然後可以爲將此正萬人一心也古人云衆心成城此可以驗昔吳起之吮疽劉裕之琥珀枕皆爲其軍也豈徒此也楚莊撫循其軍如挾纊焉噫爲其君其猶若此況其將乎噫爲將者擁衾帳中軍飢而不問軍寒而不恤其曰萬人一心乎予本凉德臨御卅載年又周甲其於軍民無一施惠然昔年愛恤軍民之 聖意仰軆久矣白首暮年其若忽焉此負陟降也予忍爲此予忍爲此謁 陵回駕之日戎衣未釋而特命試才者意蓋此也今當親臨試才之日此心寀切不敢曰衰不敢曰德臨帳殿

而特召承宣呼寫一篇先命名曰爲將必覽此則倣登壇必究之意也其目有五曰撫恤也曰立威也曰守城也曰行陣也曰禦敵也何謂撫恤立威卽恩威並施之謂也常時不撫恤何以得力於不虞徒施其恩師律不嚴軍驕而何以能忘身前進乎何謂守城噫予欲守城其雖迂濶意則深矣以今紀綱以今師律其欲守城雖若迂闊而爲　宗社爲軍民欲守都城此乃意深何謂行陣禦敵蓋行陣禦敵一表一裏卽一而二二而一也行陣不嚴何能禦敵雖或禦敵可謂徼幸此所謂一表一裏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目當列于下先叙其綱云爾

訓營節錄 詳見藝文考

英祖御製總說曰我國軍制甚疎虞至於武藝兵器尤爲寒心昔唐
玄宗驪山講武也親自執槊巡視六軍雖爲將者焉敢謂賤武安之
靑龍刀翼德之丈八矛呂布之畵戟子龍之長槍敬德之鋼鞭叔寶
之三稜鐧存孝之渾鐵槊各有一藝而武穆學射於朱同尹公它學
射於公孫丁今武士學藝於古將其何賤乎何以謂學今之人能用
此法自此可謂追學也凡爲將校者十八般武藝中弓劒外能通一
藝者操鍊及赴營時各執其器試其才而勸懲之爲將者宜其勉勵
而有成效焉予亦有試其能否之時矣

制勝方略 論六鎭防戍詳見藝文考

補 軍門要覽

金錫冑序曰昔在壬丁我國再遘倭難明天子爲之發兵東救而其時摠戎受脤多是宿帥曉軍機者我之將士亦得以扣質疑難仍取戚氏新書撮其操鍊之要名之曰兵學指南今之設廳講授稱爲能麼兒者卽此法也頃者於武經總要（宋仁宗命曾公亮等所撰）中見行軍須知一篇論議明而計畫詳綜錯乎七書檃括乎百家子史而成之者也余嘗以兵家而擬之於醫家則指南者固湯液丸散炮灸之方而須知乃虞搏或問李挺提綱之類也擬之於星曆家則指南者固測筭度分大小之術而須知乃司馬遷天官書許衡曆

〔補〕將訓元龜

行軍須知（詳見藝文考）

議之類也必二者俱備而後體立而用以行理得而數亦明庶幾無虧闕之患矣將與指南並布中外俾我國中弁韐得資其講習焉

(補)兵學指南 詳見藝文考 卽今軍門皆取法焉

演機新編 詳見藝文考

金得臣序曰安君德叟蒿目時艱銳意兵家以風后握奇經文參之以伏羲八卦反覆考證得其要旨逐註釋經文又推演其法爲八軍圜陣圖以經文章句逐節書之無少欠缺然後乃知唐宋以來所演陣法皆失握奇經本義所謂握奇則自風后以後知此法而用之者惟太公望孫武子諸葛亮李靖諸人而已其後則無傳

焉至於我國素不閑陣法龍蛇喪亂之餘本朝請于明朝始學戚繼光方營陣法此非古制也頃年丙丁之訌所謂戚法已試其不可而到今仍循不知變通德叟知其然也乃扼腕憤發硏窮乎風后握奇至積稔透悟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緖雖方諸古人不必爲愧若以此法教閱兵士而慣習之其於制敵也豈少補哉

附鄭蘊三疊陣說 我國鐵丸射手爲天下無敵之兵也倭人善砲而不能射虜人善射而不能砲我國兼以有之雖橫行天下夫誰與我敵哉所患者軍律之不嚴陣法之不密而已誠得精炮四千善射三千騎射三千鞭殺各一千合萬有餘名則其於禦此賊也何有其法得戰場一處先定陣所多布稜鐵於前次積拒馬木

後以砲手四千分爲四隊二千當前結陣二千或左右或且因其
地之形便而結陣空其一方者蓋慮相對放炮互傷吾軍也皆重
行而坐放則立既放則坐以便後隊之放砲砲隊既定次射隊射
隊既定次殺手次鞭軍次騎射堂堂其陣井井其列退一步斬進
一步賞申明軍律嚴勅行伍然後與敵相戰彼若鶴翼而來則前
砲隊一千先放放後坐而藏藥後隊一千又放彼若長蛇而來則
左陣先放如前隊之法賊至四十五步之內射隊發矢如炮隊之
爲砲聲不絕矢注如雨彼雖堅甲利兵安得不潰且殪也至於騎
射鞭軍用於合戰之時或馳突以衝其中堅或埋伏以絕其歸路
在臨機善用耳蓋此賊有進無退若砲矢間斷則乘間逼迫而無

暇用砲矢耳若用此法丸矢不絕則彼何敢進逼吾陣乎故臣以爲此禦戎常勝之法也此非臆料乃吳玠駐隊矢之法而吳璘疊陣法之遺意也

補 兵學通 (詳見藝文考)

補 本朝 世宗四年命校書館刊印武經十八件下送咸吉道 (以下略附故實)

補 九月 上御內苑命諸將以小形名習陣法衛將都鎭撫兵曹堂上議兵畧奉禮郞許琮等五人護軍吳幹等十餘人講武經

補 五年命宋處寬梁誠之等校正孫子注解

補 八年命以兵書分三等兵要武經七書兵將說三篇爲一等陣法兵政爲二等講武事目爲三等俾鎭撫部將宣傳官講之精通者給分

【補】又命申叔舟等定兵書口訣

【補】八月命校書館印兵要百本頒賜諸將

【補】成宗二十年命頒將鑑博議於諸道刊印廣布

【補】中宗十三年平安道節度使李長生啓言武士不知學問則臨事而眩如將鑑博義武經兵要孫子吳子等書自本營分賜諸鎭令於弓馬之暇講習勸課俾知古將應變之迹 上曰善然只讀兵書亦未矣並賜五經四書小學等書令講讀焉

【補】十九年下內藏攻守圖術于政院曰此書藏于內已久名物多難曉其召徐厚問之厚言此守城戎器之制也唐宋以前無此書其序有中統年號必是元世祖時所撰也因逐條指陳 上善之

補 仁祖六年命依 祖宗朝故事設武學教授印兵書以訓武士

補 英祖二十六年頒兵將圖說于八道閫帥

補 三十年續兵將圖說成先是 世祖撰兵將圖說只五衛之制發揮方圓曲直銳五陣之法及中葉以後設置五軍門專以兵學指南訓鍊故兵將圖說雖命刊行未有實用於是 上命五軍門將臣撰成續兵將圖說仍命刊行于五軍門

補 四十二年命入直宣傳官入侍講兵學指南 教曰武臣之無勢者講誦無滯其膏粱之類不能焉是豈設能麼兒講之意哉其不能者盡誦陣法後替直

續 正祖九年印頒兵學通

續十四年御定武藝圖譜通志成藝凡六技曰棍棒藤牌狼筅長槍鋭鈀雙手刀先是　宣廟命訓局郞韓嶠質問於明東征游擊許國威撰次刊行而　莊祖代聽時增竹長槍旗槍鋭刀倭劒交戰月刀挾刀雙劒提督劒本國劒拳法鞭棍十二技纂修圖解作爲新譜十八技之名始此　上卽祚命新舊譜合習試取壽命內閣官李德懋朴齊家壯勇營將官白東脩等裒成一統又增騎技六曰騎槍月刀雙劒鞭棍擊毬猿騎通共二十四技親撰序文弁其首印頒京外各軍營

續二十年令武庫印煮硝方廣布中外

續二十八年命右議政尹蓍東摠裁武經編校之事從知訓鍊李敬懋請也

續今　上三十一年軍國機務處啓本國軍卒未有教養但知體操擔銃之爲職分而不知衛國護民之爲何事紀律以之未嚴心膽以之未固請由軍務衙門以國文編纂軍卒教科每日教授從之

續光武四年　詔曰比年以來朕留心戎政改良兵制事屬草刱尙未有劃一定規叅考我朝舊例旁照列邦新規玆成軍隊內務書播告中外各隊惟爾軍人懍遵此規罔或違越始焉辨等威修職務終焉張軍容振國勢亶在此書之實施勖哉

兵
獻
文
三十三